

第四十六回

報國寺殿外霹妖蝎

宰相府庫內走銀蝎

蝎

妖言誤信入京華道念先差霹靂現枒槎魂夢驚訝火毬做

就放光華送入巖家權奸庫內走銀蛇藉此还他

右調后庭花

話說連城壁初登雲路只覺的身子飄：蕩：起在空中耳中但

听的雷鳴風吼之声偷眼往下一看見山河城市模：糊：一瞬

即過約的半個時辰已到都中彰義門外于無人之處按落雲頭

于水問道你可怕也不怕城壁怕到不怕只是冷的利害于水道

你還算在瓊岩洞修煉有功若是血肉之軀總凍不死他也害一場大病再修幾年便不尙冷了二人談論入都到報國寺但見

琉璃瓦明同寶鑑朱漆柱紅芳丹砂白石台塔打磨的光溜

：綠油斗橫粧点的整齊：大門上斜站着兩個金剛咬着

牙瞪着眼威風凜凜：二門裡端坐定四員大帥托着塔撐着傘

像貌堂：左一帶金身羅漢一十八尊右一行散花天女三十

六個以此作對句佳：而且新蓮台上如來合掌法座前編常護提鞭舍衛貧

兒守定幢幡寶蓋給孤長老掛起纓絡垂珠勒佛哈：大笑伽

藍神默：無言何不引接佛画地指天老和尚滿肚銀錢拿打坐誅心小

沙弥一心婦女害想思

忽用趣語作結妙絕見寺院何等莊嚴
通不理會僧人思良錢害想思也已

二人走入廟中至第二層僧院見幾個和尚從裡边走出來于冰

斧手道敢問衆位師夫傳貴寺可有個姓金的住在裡面麼內中一

個和尚說道我們寺中住客最多不知你問的是那一房頭又一

僧說道海濶房倒有一個害病的姓金二位若是我他可隨我去

來于冰二人同僧到一房內見一人昏：沉：艱在炕上止有一

領破蓆在身下二人同看各大大驚異又喜又悲城壁道我再想不

起他在這裡忙用手推了推不換便狂叫了兩声城壁道這是個

什麼病于冰道無妨這是受了驚赫的病你畧一動他：便狂叫

二人議論間又來了六七個和尚知道是舊相識各大歡喜道有
認的得他的人我們省了許多的囉嗦了土京中于水道有冷水借重
盛一碗來和尚道現有茶哩于水道我要水是與此人治病和尚
將水取至于水道衆位且請迴避衆僧道我們到要看：你拿涼
水治病又一和尚道治得好了还好治不好了也不看他一齊都
走出去于冰在水上画了一道符又念了安神定驚的咒令城壁
將不換扶起不換又狂叫了一声于冰將水灌下仙家妙法效驗
如神只听腹內作响不換道說怕殺好怕隨即將眼一睜見于冰
城壁在此拚命的跳下地來哭拜道不意今日又得與二位老長

元見面眼中落下淚來令人不解其由于冰扶起來道賢弟不必多礼且

將入都原由告訴我所不換正欲說那些和尚听的房中說話都

來看視見不換站在地下一個：大為驚訝道可是那一碗凉水

的效驗麼正言問各房內僧人又來了好些都嚷鬧是怎麼好的

于冰向不換道此地非講話之所可同出廟去三人却待要走几

個和尚攔住道我們擔了好几天人命干係怎麼好了就走看和尚家

利害有一点点生路便要想錢內中有老年的和尚見三人衣服破舊這是第一沒想望處

亦且形像有些詭秘京城地方恐怕遭出事來連：的與那些和

尚連眼色方放三人出去走到個土地祠后边總立住脚不換

說話不換道我是本月初六日早間出洞外尋取食物走到虎溝
林見一樹沙菓正熟只摘了三四個听的背後一人叫道金不換
你好自在呀我听著火為驚嚇深山之中如何有人知我名姓回

頭一看見一青面道人其頭匾而且寬兩隻眼睛純黑無一點白
處比棋子还大却又閃閃有光身子約有五尺來高更是寬匾的

異常

就此儿句看来其面貌身体
人類中安有此等形像也

穿着一件青布道袍脑袋上不

見有一絲頭髮將一頂木頭道冠子用帶兒穿著從頭頂中間套

在項下

又是這等打扮
越發沒有人形

我見他形容古怪心上着寔怕他暗念護

身咒他到大笑道我非鬼非怪是與你有緣的人你何用念那護

身兒道奇他能知說罷他坐在塊大石頭上着我和他同坐可厭可我

想了想他要害我；也不能走脫我便遠；的尋了塊石頭坐了

可見那道人道你在本山瓊岩洞修煉想是要做個神仙麼問的

你若打的過本月二十五日將來穩；安；是個神仙若是打不

過求做個猪狗也是不能的奇語亦我便問他打過打不過的原由

那道人道你心上又怕我又疑我又且不信服我；與你說也無

益用三字又字和三字我字我且將你自初至今所行為過的事

畧說几件我若說的有半字差錯你理該不信服我若說的一字

不差你須要听我做二結說又我好救你的性命忽又說出性永

結仙緣文應上隨將我父姓諱併我所做過的事無不和他目前見

過的一般何若能如此非仙而且更有奇處我昔年做過想不起來

的事他都說的出來不信服他我听了便疑他是個神仙世上

那有知過去未來的妖魔甚是亦他說我打不過本月二十五日

我不由的也就怕死只是怕他形容醜惡不敢到他跟前求他解

救誰想他竟知道我肚裡的話大笑道你若想活就懇求我你不

想活我此刻就別去了何用你肚中打稿兒我見他明白

我心上的話便問他如何解救之法那道人道你道友冷于冰煉

氣口訣係火龍真人傳的真人原教他不許傳于人連口訣亦誰

知真奇

想他傳與你和連城壁那連城壁他今世雖做了幾日強盜他前
三世皆是孝道未成的人這真仙口訣理談傳他你前一世是人
只因你打父罵娘即轉生為狼做了狼又傷害生命因此第三世

又轉生為馬說到此句城壁大笑連于冰也笑了

想讀者看至這一轉也要發一

笑不換又道他又說我是個初世為人安可稍受真仙口訣就容

：易：做神仙與天地同体古今焉有此理今日冷于冰已被火

龍真人罪孽青因此許久他亦不敢來看望你們托我來就救你弟又

問他可見過冷大哥麼那道人大笑道我與你冷師兄同出火龍
之門火龍在唐朝度了桃仙客到宋朝終度了我今又度了冷師

弟今我這一來還是受冷師弟之所托瞞的火龍真人到此我彼

此下是注脚批語

時听了說與大哥是師兄師弟便深信他無疑到此地方信看不

換亦非孟浪人又問他打不過二十五日想是死哩麼那道人道

人孰無死只是你死的傷心可憐一死永世不得人身真是可怕我問

他是怎個死法他說恐怕泄露天机不肯說只說我死的苦苦字妙

我又再三問是怎麼個苦那道人只是搖頭說我死的苦不堪言

這是苦而又苦我問要凌剝我麼那道人道比凌剝还苦苦然苦到沒地

矣我听了心上越發着急與他磕了好些頭求他明說他長嘆了

一声道看冷在冷師弟分上也說不的泄漏天机了隨向耳边低：

說道火龍真人已牒知雷部定在本月二十五日午時霹你這真

苦而凌利
几倍矣

一霹之后不但求一胎生連卵生亦不可得只好在蚰

蟻蚊蛆之中過此日月比凌到苦不苦

人至化生維歷萬劫
亦無出頭之期也

我听

了驚魂千里又跪下求他解脫他說道我專為救你而來你此時

跟我去方好其意可知我說左師便教我赴湯蹈火我亦不辭只是我

表兄連城璧須達他知道我心上方安那道人便怒說道你若定

要去別他你就安排着挨雷罷我便去了我怕死情切不合許他

同行那道人將我左璧捉住臂頃刻間狂風四起刮的天昏地暗約

兩個時辰把我飄蕩在這報國寺后飄蕩二字係風刮而行豈不是神仙與我留下

一塊良子教我住在寺內盤用他說怕火龍真人知道不敢久留
凡問言下二十五日早晨定來救我：就住在海濶和尚房內到
了二十五日早間我在廟門外等候那道人未來看見我甚是歡
喜說我是有大福命的人這也不虛也從懷中取出兩本書說是什麼易
經上面有一道紅筆寫的符又說今日一交巳時天必陰午時下
雨至到下雨時你可速到第三層內設上了供案坐在弥勒佛肚前
將此書頂在頭上用手扶着任憑他有天大的霹靂你切莫害怕
有我書和符在頭上斷然不能霹你只是過了午時你就是一個
長生不老的人了我还要傳你些法術你若是擅離一尺一寸那

時你這了雷鎚切莫怨我慎之慎之我再說與你：只將身子靠

緊弥勒肚穩坐就萬無一失了又說雷住了我还要到殿中尋你

有妙話免和你說

其避雷法如此有妙話免說想來不過是將不換做點心免吃也可

他去后我

就在第三層殿外等候到了己時果然雲霧滿天点：滴：下起

雨來我那時以為霹我無疑心上着寔害怕急忙跑入殿內上了

供案緊：坐在弥勒佛肚前頃刻雷電大作雨大如樹猛然電光

一瞬滿殿內通紅一個大霹雷却像從頂門上過去

不但身經其事即讀之亦

令人我那時可憐連耳朶也不能掩

掩急雷不及掩耳也

双手拿著易經頂

在頭上乱抖一堆

情景亦像

此后左一個霹雷右一股閃電震的我腦

袋昏沉眼中不住的發黑想了想這一個時辰也不是輕易過的

自己想必是罪大惡極何必着天神如此發怒恁然躲了今日也

難躲異日不如此時教雷霹了罷亦可以少減死后餘孽又想在

此受霹又恐損傷殿宇這一打算音面道人休矣我主意決定從供案跳下跑

出殿外受霹不意剛出殿門便驚天動地的一個霹雷比以前的

更利害几倍雷過處從殿內走出五尺多長一個大蝎子來此即青面

道人至此方看出其身區頭無寸毛形像我免惡帶在則然甚于蛇虫虎豹多矣一見渾身酥麻滿心

裡想跑怎奈兩腿如糕跌下台塔來此時我心中明：白：又見

那大蝎子八脚七手的從后塔上也追下來我耳內响了一声就

昏過去了魂夢中又听的大震之声此後便不省人事了蝎子中

知無生深恨不換跑出他也追來欲放毒与不換這儿日糊：塗

同死又听大震一声方了結此蝎矣利害利害

：也不知身在何處若不是大哥來救我：也断無生理了不換

說完城壁大笑道這是那蝎子預知二十五日午時霹他將你教

來替他頂扛頂過去你兩個俱生頂不過去你兩個同死此說于

水道就頂的過去那蝎子且樂的將金賢弟吃了做一頓壓驚的

乾糧罷城壁道那有个緣救了他：便就吃救的人的道礼于水

笑道那蝎子若存這点良心五毒中便没他的名諱了此說更城

壁道這番驚恐皆是金賢弟自取你我既出了家理談將生死二

字置之度外那有個听了一個死字也顧不的向我說一聲便就
去了于水道這話甚是然亦幸虧隨了他去若彼時不依從他
在泰安山中早已就下手了亦是有理所以我常囑咐你們但居深山

必須少出洞外自己既無道術防身一遇此類即遭意外之禍城
壁道這一個蝎子怎麼知過去未來的事此問斷不可少于水道他已長

至五尺餘長也不知過了几百個寒暑不換道我說五尺多長還
未算尾巴就有八九尺長此天皇氏未
有之蝎也還怕他不會未動先知麼

于水道此類尚能修煉我們一身有四体百骸五臟六腑一處悉
運不到便是一處空缺此類採日精月華而修煉比人更易人為

五音五色七情六慾之索緒畜類止知一飽而已他總之任他修煉

千年难免雷火之患緣他不安分獲罪于天雷部定行施威也此論

亦通城壁道山中虎狼日食牲靈也算無故殘害雷怎麼不霹他于

冰道虎狼之類他止知貪其飽食而已若也像這蝎子盜天地之

造化粒男變女在世間上混鬧起來雷不霹他更霹那個講出應

城壁道弟還有朱解處常見世間極奸巨惡打爹罵娘的人存心

比蟲蛇毒蝎还更利害怎麼雷不霹他此明亦于冰大笑道此乃

迂腐之見也大奸巨惡打罵父母之人其行為人即不能盡知只

用一二事人知其奸惡知其不孝這就算他的奸惡不孝現露了

將來或遭顯戮或遭冥誅自有應得之報雷還霹他怎麼若雷見
人不善就霹起來天地間人十去三四矣大抵雷霹的多是隱惡
就如做兒女的心上本待父母刻薄却外面做出許多孝順還要
邀美譽于宗族鄉黨便是隱惡這便要雷霹還有一等人存一肚
子殺害人的心腸他却不肯明做或假手于人或誘陷人自投羅
網致令受害者人亡家敗始終不知他是壞人且還感激他這也
是隱惡這雷也要霹他人若于大雷大電之際一時惧怕自己省
心改過將來不蹈前轍一念回頭雷即宥之矣若雷電過去曰心
復萌仍作惡如故這為欺天其罪更大其霹與不霹在其人過惡

大小定之須知雷乃天地至正之氣與邪炁原不並立人有隱惡必邪氣上冲雷始下擊耳若說雷專尋着霹奸惡人恐無此理然亦有素行一二可取或六七歲小兒以及牛馬等類被雷霹者此

皆前世作惡滿露今世復邪氣上炎被雷神察知所以究其前罪

而霹之此說更大通城壁听了甚是悦服向不換道你常時說起要見

西湖並京都世面此番到京雖受驚恐却遂其所願借城壁一

文不換道我自到此日夜只愁雷霹除買点吃食外总在禅房苦

守又愁二哥不知怎麼我尋我除思愁而外只想起二哥便以流

涕為事何層見過一点世面来于水道此刻領你一遊何难說着

三人走至大街剛到菜市口兒只听得街上三：五：暗處啞声

啞氣的嘆道

都中大街不敢
二人擦耳私語

又把個戶科給事中鄭曉諭的腦袋

去了又一人說道一個太師嚴大人可是個輕易忝的麼

此二句
便是原

告于冰听了向連金二人道可知嚴嵩家父子竟是無日不作惡

我等一入都門就听的有這些議論又道我今歲在陝西平涼府

賑濟窮民

映前三十
九回事

偷借了西安藩靈的良

庫

二十六萬三千餘兩

誠恐上憲一時察出未免牽連無辜受累又况帖上言道不出一

年本利交还我想這宗良子照顧了嚴家父子們罷

照顧二字
讀者解頤城

壁道未知大哥又用何妙法再像前番戲耍他一番總好四二十六
已戲

他要過于水道我已有了計了同二人尋到一大錫鋪問道寶鋪后面

可有作房麼掌櫃的道匠人頗多不知要用什麼東西于水道我

要打周圍一尺二寸一大圓錫毬却要做成兩半個合在一處是

一個內中還要盛放三十個小錫毬一共要六斤重你要多少錢

掌櫃的問道你做甚麼用宜有此問于水道你只賣了錢就是何

必管我掌櫃的暗笑道這大毬自必要做得又光又圓已經費手

工這三十個小毬自然也是空的再對口打磨止手工就是難講

于水道我只要一圓並不管他對口不對口也不用打磨又不拘

小大止與你三兩寇良一分也不加你要明白小毬三十個俱要

裝在大毯內掌櫃的道：「几時用于水道？」明天午間取出一塊銀付與掌櫃的秤了秤，是一兩式錢五分。又道：「取毯時再找足掌櫃的。」收了三人出了錫鋪遊玩了半天，然後尋了處店房住下。不換道大哥定這些大小錫毯何用于水道？我要如此如此。二人听罷都大笑了。次日午后着不換去錫鋪買些良兩取來錫毯打開一看，內中三十個小毯，隨着不換又去買硯硃二斤、大紅棉帛五十張、羊毛筆十支。着連金二人將大小毯先用紅紙裱糊，後又將硯硃調研用筆在紅紙上塗抹。那大毯的硯硃更要厚些。到了晚間，于水將小毯都裝在大毯裡，邊扣上合口，又用粉筆在毯上寫了盤

古氏製四個蛇頭篆字關閉了門免披髮伏劍每大作用

必須如此用符水

在那大毯上噴嘆了數次不過一刺工夫此毯立刻更變就和火

燒透的紅炭一般滿屋照耀如同白晝于水急忙用衣服包裹連

金二人驚異之至于水又將趨塵逐電換出吩咐道你兩個可分頭

去一去嚴嵩家打听他收藏良子的地方一將這火毯丟在他總

管問年家井中若無井可丟在他房上亦可二更后逐電回來說

嚴嵩的良子在他院內第四層有三處銀庫俱是在這庫中放的

隨後趨塵亦來言將那毯好足見在安放在井中于水收了二

意之至

鬼再說聞年至二鼓將盡騎馬從相府回家見家中男婦亂吵說馬

園院井中放上紅光閃年親去一看向衆人道不可向外人聲張
此井內必有奇寶你們那一個下去取來我便賞十兩良子衆人
你推我靠沒一人敢應聲閃年從十兩良子加至五十兩有他家
一個挑水的素日還胆子大些又知這井只有四丈多深水頭不
過三二尺深貪的這良子着衆人用繩索將他吊下去少刺喊叫
起來衆人連忙拉上他來他又着人拿大筐送下他去問他：又
不肯說衆人又將他坐筐送下少刺又復叫喚及至拉上他來見
他坐在筐中手內抱的一個大紅毬與一輪紅日一般閃年一見
大喜自己抱在庭上照的滿庭昏紅如同午時明亮心上大喜：攻

喜立即賞了水夫五十兩又差兩個得用的家人連夜做三尺高
一紫檀木架兒一家男女說奇道異直到天明見那毬兒紅光漸
收啟其色仍和火炭一般

實亦令人可愛
大觀奇絕也

至日出時紫檀架兒

亦做到將毬兒擱在架上心喜不盡用一大錦緞包袱包了着家
人拿上架兒先見了嚴世蕃說知原由打開一看把世蕃愛的眉
歡眼笑叫好不絕問年又說起夜晚放光如同白晝一般世蕃驚
的只是吐舌又從新細看一番問問年道你可知他叫什麼名色
問年道小人不知世蕃道你家中你还不知足見粗心隨將那
四個字指與問年道此係盤古氏所製看來還是未開天地以前

之物必是多做出來的一個太陽入小頭皆因太老爺與我的福德

感應總能落于你家井中人之身首與處不必多言如此此句可以立定終始吾讀綱目竟

時十日並出羿伯繳風射日此想必是未射落之一日也過兩三

日太老爺進與聖上便是天大的人情地大的體面你此刻就吩

咐管厨的人做上二十桌豐盛酒席一點猪羊肉不許明用總要

稀奇異品晚間太老爺回閣到起更時在大所陳設此室灯烛通

不許明用見：他的神奇再說與你眾位太：你眾位奶：和眾

位小姐还再說與你眾位姨娘們晚間都着他們出來坐：看：

寶月閣年答應下來日酉時分嚴嵩回家世蕃備言得寶原委嚴

嵩大悅又道你既吩咐家宴理合一家共玩我此時也不看他
不看亦是到起更時慶賀可也再說冷于冰至灯后差二鬼打听
省墨法也

錫毬下落知巖嵩已擺設下酒席向連金二人道我明日早飯后
回此刻就去城壁笑道在巖嵩家要笑一晚麼于冰道你到忘懷
了陝西落庫二十几萬良子要出在錫毬兒上况又費了二位賢
弟許多工夫塗抹裱糊了一番豈是他巖家父子祖孫安然享受
得麼說畢出了寓處駕遁光到了巖府從空中往下一看見錫毬
兒已排設在所中果然光同紅日但見
金烏呈異彩赤氣吐奇輝女紀初沉竚見千山俱暗扶桑始旦

欣瞻萬國同明

此聯字：切太陽下筆
真有因黃炎數之妙

含太陽之精靈理應象

懸天上具純剛之正氣何由寄跡井中火色盈庭形可鎔金鑠

鉄紅霞滿室勢可化石流金輝煌弗燃眉無煩迎涼仙草烟燭

不焚堊寧須辟暑神珠起夸父于寒原行將棄杖遇魯陽于戰

地必定揮戈

借日典暗襯
用自合拍

步尋昆吾入隙窺容光之照反景泉

隅臨波驗圓彰之垂誠哉貫虹佳珍允矣追鳧至寶

又見巖嵩獨坐一桌向衆婦女指：点：似個誇獎那錫麈的情

景兩边有六桌有兩個少年男子想是世蕃的二子滿庭婦女無

數所外都是家丁約二百餘人兩廊下有兩班吹手奏粗細十番

于冰看了笑道這個老奴才也算是個有福的人

無福焉能拜相受此珍饈也

你看他刺也得意到極處我且與他個樂極生悲

不好老賊說罷要吃虧了

用劍向毬一指只見那毬向巖窩飛去比箭還急巖窩正將一口

酒入唇未咽不防此毬一声响亮正中胸脯

幸虧還未到面上

巖窩和椅

子齊倒

巖窩作惡致禍此一大

跌了個面朝天

幸相好

把一個玉

雕極細大酒杯也摔了個粉碎

又可惜此杯

所內男女俱皆嚇呆了家

人們搶入來攙扶巖窩世蕃心中大惧連忙跑出所外去了

願不

了于冰在半空中看的明白又將錫毬一指那毬快如鷹隼趕上

世蕃脖項上一觸世蕃扒在地下大叫救人

父子都受傷妙

于冰又响錫

毬一吹那毬分開兩半從裡邊飛出三十個小毬你起我落將衆

男女打的眉青目腫髮散鞋丟至此始知三十個小毬用處之妙一個：沒命的

乱跑喊叫之声鷄犬皆驚二十六回請仙女可為椒山晴霞二先

正前回小批詞之不必有其事不可無其文也于冰將劍乱撓了幾下那些小毬仍歸于

大毬之內合而為一滾入巖窩家第四層東院銀庫內衆家人有

膽大的跟隨在後隨後又來了二十餘人各執火把到銀庫前去

看猛見半空中一電閃爍隨即一聲霹靂只見庫門大開從裡面

走出十來丈長一條大白蟒揚着頭有五尺多高口啣紅毬向衆

人奔來衆家丁嚇的魂消魄散如飛的逃命白蟒即白良也怎便

想出這等取法真是

奇絕且使錫毯亦有于冰在半空中用手連招了儿下那白蟒便歸着省却無數筆墨

直上青霄于冰騰身跨上蟒背如飛星一般向西去了能換二十

除萬銀嚴嵩家中男女直嚷鬧到天明查点庫良短了二十六萬兩奇想

餘兩事出異怪吩咐府中大小人等一字不許泄露嚴嵩被毆打

傷過了七八天終能上朝惟有世蕃傷重儻在炕上反身不轉無

處可殺惡氣將門年重責了二十板此乃于冰送他一点薄儀他是嚴府第一

個有体面的家人今日受此大辱几乎氣死九卿科道矣再說

于冰騎蟒到了陝西隴山用手將蟒頭一指那蟒就像天下銀河

倒瀉下來又有如落在地下都是元宝可與取馮剥皮于冰又將

錫毬上符咒收了大小皆有應照丟在一边走入佛廟見他画的門兜依

然还在隨又拘來衆神又披髮仗劍將門兜推開煩勞衆神將銀

了都送入前用紙人取令用神將送真奇妙至天明方完那門兜內將于冰前日

的借帖丟出司席神事完立即將門自閉于冰退了衆神架遁回來入

了店中向連金二人告訴二人大笑稱羨不已于冰道此地不可

久停可同去衡山玉屋洞去于是領二人到無人之處用二手扶

着二人聚雲向衡山去了正是

醫得同人病始痊

錫毬偏送與權奸

神仙短鈔猶行騙

無怪凡夫倍愛錢

第四十七回

壽慶婆浪子吃陳醋

伴張華嫖客守空房

平康姊妹最無情勢利太分明
劉郎棄阮郎迎相對氣難平長
嘆守孤檠睡難成千般恩愛寄高岑
自沉吟 右調桃花水

且說冷于冰扶了連金二人到了玉屋洞外
落下雲頭不換道此刻的心纔是我得了好冷
好冷于冰叫門不邪出來跪接連金二人
見不邪童顏鶴髮道衣絲絲竟是一得道
全真那里有半點猴相三人坐在石堂內
于冰向不邪道這是你連金二位師叔可道
來拜見不邪下拜城壁不換亦跪拜相還于冰
又着排設香案把

火龍真人賜的衣服包袱放在正面大叅四拜打開觀看內有九
瓣蓮花束髮金冠一頂天青火浣布袍一件通天犀髮簪一根碧
色芙蓉絲絛一條墨青桃絲靴一隻于冰拜罷即刻穿戴起來人
才原本齊整又兼服飾精美真是一瑤臺玉宇的仙城壁等各
欣羨不已說道大哥既改換道服我們不知換的換不的于冰道
既已出家有何不可又向不邪道可將要緊應用的法術傳與你
二位師叔些我此刻要去江西走遭大要得數月方面不邪等送
出洞外凌空去了我老親再說温如玉自冷于冰那日晚間用花
瓶替換的遁去將金鐘免被褥全湿次日暗法華吩咐慧往太安請

苗秃子着他買錦緞被褥二件速速的送來他到不過了三四天

張華回來買了五彩水紋塊式轉子圖錦緞被料一件天青緞喜

相逢蝴蝶襦料一件呈與如玉現看說道這俱是苗三爺買的共

費了十三兩九錢銀子住房也尋下了苗三爺還願小的去看了

看前後兩進院子也有三間小正庭木石雖是小些房子都是半

新半旧的在驪馬市兜西邊是一座北朝南的門子內外房子一

共二十八間房后有一個大水坑伏下盜良之事苗三爺說若典他的只

要二百兩典價要買他的要三百八十兩銀子或典或買快與他

一回信遲了恐怕人家買了還與大爺捎來一書字取出遞與如

玉如玉看了問道苗三爺住房尋下了沒有張華道苗三爺沒有
說起如玉道明日早：的收拾行李我好回去你去僱便一輛車
子纔好張華道小的就是坐車來的張華出去金鐘兒入來如玉

道我與你買了兩件被褥料你看：好不好金鐘兒也不看先作

色道這都是胡做何苦又費這些銀子也不知是誰胡做作一笑如玉道沒多

的不過是十二三兩銀子金鐘兒道就是一兩也不該話到也寔像人說的

你若我論個賠字就不成事了說着笑噓：的拿出去了自此一

家兒待温如玉分外親切蕭麻子時來伴坐又住了三天方面太

安臨行與鄭三丟下十六兩銀子房與金鐘兒叮定歸期到了

泰安用了三百六十兩銀子使苗香與他買了住房搬房的事自

己無心照料的頭不托與韓思敬張華兩個家人辦理苗三香也在

此巷買了住房：價不足如玉又幫了他三十兩銀子苦房僧二人

安頓了安頓一齊往試馬坡來自此后来：往：日無寧貼二句

非房僧花和金鐘兒熱的和火炭一般反視下逐日家講的是你

娶我嫁的話苗香子和玉馨兒弄的也單熟起來單字妙玉馨

馨兒也對面與他兩句膏漿的話他高興的每日間洗臉刷牙穿

紬袍子兩三双家買新刺底緞鞋心眼兒上都存的是俏脾不識

的才着如玉與他墊着一半嫖錢他还耗去了六七十兩又說合

着如玉借與蕭麻子五十兩銀子借仗他的漢子鎮壓本處的光

棍不許入鄭三家門又着如玉借與鄭三八十兩立了契他和蕭

麻子做中見人契上寫着銀便即还不拘年月房僧皆苗禿又

與金鐘兒打首飾做衣服婦人以色事人即多取數倍本是磨及

錢不啻天淵無可討愧也連嫖錢賞格以及家中度用真是水也似的一般

往外直流將木行欠的九百兩房價至而今要來也花二百多兩

了凡有人與他說親事不依允还罷了他还以極怒的眉拒絕一

心只想要從良金鐘兒鄭三要八百銀子少一分也不肯依老忘

房銀止存七百故要八百真因此再講不妥蕭麻和苗禿也要假意

替如玉爭講加到五百兩上鄭三兩口子總不倒口金鐘兒為此

事與他父母大嚷道儿次儿乎把頭髮剪了他母親再四安慰許

到明年准行到明年房良花尽嫖且金鐘兒方不吵鬧了如玉見

金鐘兒這番深意越發熱的天昏地暗直嫖到黎氏二周年方纔

回家料理祭祀不但房僧苦黎氏亦苦去到了坡上磕了幾個頭回家正欲

僱車往試馬坡去刺不不意肚子也有些打撓走起痢來每天十

數次弗止他因黎氏是痢疾喪命心上甚是害怕日夜服藥恨不

得一劑好了一日苗喬從試馬坡回來听的如玉害病胃了儿般

吃食東西所望說道金姐見你許久不去終日愁眉淚眼不時的

問我：又不知你走痢只的含糊答應這儿日他也瘦了好些若

再知你害病只怕把孩子的小命兒不保這禿奴才他也這二月

廿三日是他母親的五十整壽屈指留下七八天了我定要親自

送禮祝壽去的看你就不能親自去也該與他帶一分禮方覓

得情面上好看人替老娼婦索禮物如玉道我這儿天遍數畧少

些到或拾三日也就好了即或不好我將來親自去與他老人家

補祝罷看老人家三字是以尊尊稱毫婆其品卑薄更在俗言有

心拜年過了寒食也不遲自此二人日每坐談到了二十日如玉

痢还不止苗禿告別又往試馬坡去如玉道吩咐金姐不用着人

來听我：好就去人家正还不來听你苗秃子走后到二十七八日如玉方

好些又見苗秃去了數日想他們不知如何快樂於是親到緞局

買了裙料漿料又備六色水礼壽酒壽燭房價僱人擔上同張華

坐車向試馬坡來一入了門見院中有六七个穿綉緞的人都是

家丁打扮在兩条板凳上坐着閒談這些人胡為乎來見如玉入

來都大模大樣的不理論着他家人們先將如玉抹倒又听的金鐘兒房內

有人說笑又不堪一听鄭三從南房出來見如玉着人擔着礼物笑說

道温大爺來了听的說大爺欠安急的要着人去探望家中這儿

天偏沒工夫大爺且請到東院亭子上坐：所屋房也不准入矣如玉道這

些人都是那里的白还沒明鄭三道到亭子上我與大爺細說罷如

玉指着挑夫說道這是我與你老伴兒帶來點壽禮你可收去鄭

三道又著大爺費心賞賜小的自有措置讓如玉在亭子上坐下

如玉道你也坐下說話不必拘形跡鄭三道小的站着說罷適纔

大爺問院里那些人說起來真是教人無可如何的事先洗一本

月十四日午後是現任山西太原府知府的公子現任二字姓何

諱士鶴就是武定府人帶領着許多人係從京都辦事回到省

城與本省巡撫大人說話又用巡撫在濟南听的人說這里有個

金鐘兒是名妓因此尋來到小的家要看：小的的一個樂戶人家

焉敢不支應只得請在所上與金兒相見誰想他一見就中意死

也不肯走了未必金兒死也不接他也未到是小的家兩口子看的

事勢臉面上都下不來費了無限唇舌金兒勉强依允既承

身上又替女兒表節操能說院中那些人都是跟隨他的將几間房子也住滿

了然則如玉如玉道這個何妨大家馬兒大家騎你開着這個門

兒就只得像這樣應酬但不知這姓何的年紀人才如何鄭三道

人還年青哩纔二十歲了人才以小的看到也甚好了不得可小

的女兒却看不上眼靈敏又則通靈敏此事都是假情相待正說間只

見苗杏和蕭麻笑着走來同到亭子上坐了二人齊說道為何如

今總來如玉道賤恙二十七總好了些所以總來遲蕭麻子笑道

大爺止知在家中養病就不管金姐死活了麼他們都明白說如玉

驚道敢是他也害病麼看樣蕭麻子道他到沒害病不過是想的

你利害何苦打他如玉笑了此在得鄭三道小的臉看大爺的人

去說罷去了如玉道怎麼不見金姐想是陪着新客人沒工夫來

這總微有醋意尚未到大苗杏道你不可冤枉人家他听你來就打了個大

失驚果如此這失驚有喜心打要來問候只因新客人扯拉不斷

的說當緊話管保一會兒就來呀嫖賭雖是混帳事其中要朋友

連日知金鐘兒深愛其人已與如玉既是厚交理合早為通知他退步以免嫌厭他如不听朋友之心不矣無奈他还鬼混他

此等朋友不但同不的大事就匪類場中亦同不待不逆与如玉痴子做朋友耳如玉道你這忝小怎麼

住這些時也不回家走：苗忝笑道我也解說不來何不說為陪知府的公子

原來這何士鶴果然是太原府知府何棟的長子在任七八年賺

了五六萬銀兩着士鶴拿銀入都走動錦衣衛陸炳的門路着寫

字囑托巡撫題陞真寧道又着他到本省巡撫親自送禮稟安他

路上聞的金鐘兒是個名妓因此他尋到試馬坡來與金鐘一見

便彼此貪戀况何公子又生的眉清目秀態度安詳呵呀這一個字是如玉一

醋陳雖是二十歲年紀却大有機械變詐伏下透達世故人情只

兩三天把一個金鐘兒弄的隨手而轉將愛如玉的一片深心全

移在他一人身上水性乃妓女之常無足較也行事又極大方住至第三天便

與了鄭三三十兩見苗秃蕭麻會幫襯便滿口應許領他們到任

里辦事因此他二人都想着從山西任內發財日夜搶着奉承

時刻趕着湊趣兩人原皆小人又最無恥無足怪也少刺玉磬兒笑容滿面的走來

到了如玉面前問候了几句害痢疾的話言語問比素日更勝情

三四倍玉磬厭惡苗秃心羨如玉已久今知金鐘兒心變趣空而便下手鈎索娼婦接人無一不尽心用力者玉磬

兒與如玉陪笑半晌方見金鐘兒打扮的粉粧玉琢分花拂柳而

来到了亭子上笑問如玉道你來了麼冷澁如玉道我病了一

場儿乎傷了性命你也不着人看：我金鐘兒道苗三爺也曾說

道我想一個痢疾也到不了什麼田地索然蕭麻子道你二人且

說儿句知心的話免我和老苗且到前边走：說罷二人陪何公

子去了走出雨玉馨免也隨他們出去一个去了如玉笑向金鐘免

道你近日得了如意郎君我还没與你賀喜話無一金鐘免道我

也没個不如意的人看回答皆如玉如玉道這姓何的為人何如

金鐘免道也罷了如玉道我今日也來了看你如何打發我又藉

没身金鐘免把臉一揚道看情我是磨道中的馱任憑人家驅使

看回答可又道你还没有吃飯我與你听飯去陪何公子如玉道

我又不飢你着急甚麽有你父親料理就是你且坐：說儿句話

五八

罷他此時還沒金鐘兒道我與他說一聲云就來急的去了也

去了亭子上止留下自己一個此獨自在亭子上走來走去又待

時不快走意欲何為真痴子

了好半响心中詫異道怎麼這金姐听飯去就不來了連堯堯苗子也

不見來真是荒唐我想如玉非就至如此惟他心正勉念着見蕭

苗二人走來笑說道那何公子听的温大爺到來一定要請去會

如玉道我不會他罷我也要回去哩蕭麻子道尊駕既要回去

就談早此走這是明此刻人家把上下飯都收拾停妥住房也安

排停當可知还走到那裡去难道這時候还要住店不成蕭麻明

回家如玉何苗秃子道何公子年少謙和你不可不見他將來

各續至此

有借仗他處也未可知同是嫖客何堪當借仗二字苗充真是一百八十等幫間少有一點根心人再不能

放出此如玉執意不去既不去就該走真是苗充一流人又見鄭三也來相請只

得走到前庭何公子迎接出來二人行禮叙坐如玉讓何公子是

客何公子以如玉年長講說了一會何公子坐了客位如玉對坐

餘人列坐左右如玉見何公子丰神飄洒氣度安詳像個文雅人

免心裡打稿免道我當這娃子不道有錢有勢誰想他生的這般

英俊也無怪乎金鐘免心交真是我温如玉的硬敵好說又回想道金鐘免和

我是何等交情斷不至變了心術恐怕未認真只見何公子道久切瞻

韓無緣御李今日青樓中得晤名賢萬幸之至如玉道小弟樗櫟

庸材智昏菽麥過為獎譽何以克當少時茶至如玉留神看視金

鐘兒一對眼睛不時的偷看何公子心上便添了几分不快不快

茶畢鄭三來請到后亭子上吃飯如玉道就在這里吃罷打禱的

入來安放桌椅何公子與如玉在上面坐蕭苗二人在左右坐金

鐘玉磬在下边坐六人坐定叙談家常蕭苗二人互相譏刺笑說

下一堆酒席比素日豐盛數倍如玉心中說道這想是為我帶來

壽礼酌情我前時住七八個月也沒有這般待我一次自叙心中

有些狐疑其不不多時軒車下陸霧隱前山鄭三点了灯燭如玉

又見金鐘兒與何公子偷目送情不打照自己一眼其不到是何

快三

公子踈：落：似有若無竟少年大方食畢又排了十六個碟

子皆是奇巧珍品如玉以為甚情不想鄭三恐何公子吃不上再

三設席讓吃到他跟前只拿手一讓而已如玉總明白心裡說道

這是款待何公子無疑了我不過插嘴吃耳你也有腹中越發抑

鬱起來其不偏這金鐘兒情不自禁時而與何公子俏語兒句時

而含笑低頭時而高声嫩語與苗秃子爭論吃酒的話兒弄聰

明大抵娼妓過心愛的嫖客其輕浮淫浪不能自禁幽閒雅度能有几了如王都看在眼內火：的

有些不然其不快五六人坐到起更時分何公子向如玉道弟有一言

寔出自肺腑尤勿視為故套弟在此今已數日觀花占柳之福享

用太逆光與金卿素係知己兼又久別理應夜叙怀抱弟與家僕
隨地可安未知長兄肯賞此薄面否如玉正欲推辞蕭麻子接語
道做鄉温大爺素非匪嫖之士磨日琢雲之興亦偶然耳况相隔

咫尺美人之光最易親近公子上有大人管束本身又有事務好

容易撥冗到此割愛之說請母再言
如玉若不辞蕭麻代辞未晚何用着急至此但願生一世

世不見此等奉勢下流之小人也如玉道弟之所欲言皆被蕭大哥道尽弟無可

為辞但今日寔為金姐母親補壽而來新愈之軀亦不敢與孫吳

对壘即公子不在也定必獨宿何公子道弟雖年幼非酒色徒也

因見光晶堂磊落正是我輩中人倘邀屈允弟尚可以攀龍附鳳

不然弟明早即行矣金鐘兒急以目遮苗香可嫌苗香道玉姐渴

慕温大爺已非一日我今日讓温大爺受用去罷玉磬兒听了笑

道只怕我命運淺薄無緣消受苗香雖奉承金鐘兒就是奉承何

為以攔沒蕭麻子笑道果然你的命薄七八個月總未相與一個

有頭髮的人我到有頭髮你又嫌我老今晚温大爺願光真是你

的造化到了讓來讓去總以身病未全愈為辞蕭麻子斗着鄭三

安頓他主僕二人在后院住宿其不頃刻收拾盤盞一齊起身同

送何公子到金鐘房裡吃茶如玉見他月前買的被褥料子今已

做成輝煌燦爛先到與何公子鋪墊試新心上甚是悔氣其不猛

快其不猛

抬頭見正面牆上貼着一幅白綾字條上寫七言律詩一首道

寶鼎香濃午夜長
高東銀燭卸殘粧

情深私語憐幽意
心信盟言欲斷腸

醉倒鴛鴦雲在枕
夢回蝴蝶月盈廊

與君喜定終身約
嫁得何郎勝阮郎詩好

落的款是渤海何士鶴題如玉看到嫁的何郎勝阮郎之句不由

的醋心發作又出了了要從良的人如又見金鐘兜全副精神都

用在何公子身上毫無一點照應到自己真是難受那裡還坐的

住隨即別了出來眾人又同到如玉房裡混了一會各歸寢所如

玉與張華同宿

其不成快十

面对一盞孤灯反來覆去那里睡的着

一會兒追念昔日的榮華一會兒嘆悼近年的景况一會兒想着

何公子少年美貌跟隨的人都是滿身綉緞氣昂：傍若無人又

低頭看了看張華睡在腳底下甚是囚氣此時手中又拿不出几

千兩良子來和何公子比試着蕭苗二人同志八家刮目欣羨又

想着總有良子自己年紀也是二十四五不能小了儿歲與他比

較人材又見蕭苗二人不念一点朋友情義將素日使過自己的

良錢付之行雲言語間反替何家出力到受了他們作弄這交凉

二字寔不能下咽

真是極不快

又深恨金鐘免冷沒自己白：在他身

上花了許多銀錢落的這個下場快之至不一會兒又想着教何公

子今晚得一暴疾明早就死在鄭三家裡看他們如何排佈思來

想去弄的心胸鼓脹起來絕頂睡著不好坐著也不好底首一視

見張華睡熟悄的披上衣服到了東所窺下窺下作聽錢的奴才不值

只听的他二人鴛鴦交頸鳳倒鸞顛艷語淫声百般难述自己用

拳頭在心上打了几下氣的垂頭喪氣的回來睡在被內說道罷

了罷了如開其声我明日早晨一定回家眼中不見他們到还可眼燕

此真有一百二十分不自己又開解道我和他又不是夫妻何苦

自吃煩惱不如睡養神口中雖是這樣說心裡却丟不過去淨

著兩隻眼千想萬思一直醒到鷄叫的時候總睡著了嫖場下流至温如玉

極矣然更有甚于如玉者三十年前余日親一人家道頗厚儿過

娼妓不对眼者從不輕嫖一对眼即嫖：再不鬆手与人札刀拚

命不一而足或再一人要奪他愛妓或為情面所拘或成勢所逼

總之伊定在窓下窺听守到天明人以為听其情趣既久見他日

腫淚枯始知伊在窓外不声不响哀耳天地之大生物不睡到辰牌

測竟有此類下賤鬼今姑記于此為讀者少為解頰耳

時分甃的被內有隻手伸入來急睜眼看時却原來是金鐘兒站

在床頭此係心上過不扮打的百媚千嬌如花朶耳兒一般如玉看

了他一眼双目復合也不言語性本不能睡著金鐘兒笑嘻嘻的

說道你休胡思亂想我爹媽開這個門兒原來要指我們吃飯我

也是無可如何這作此像這等憨手兒不弄他的儿個錢又弄誰

的話亦在理其你在風月場中也算久走的人甚麼孔竅你不知

道說着柳腰灣垂將舌尖塞入如玉口內撿了儿撿又是這一如

王那里还忍的住不由的就笑了何無骨乃尔想身其說道你休

鬼弄我：起来还有正緊事金鐘兒道你的事不過是絕情斷義

要回太安去一世再不與我見面你那心就和我看見的一樣虧

你忍心想的出来反行青二人正說間猛听的脚踪之声看時乃

是苗秃走来笑說道你們小两口兒說甚麼体己話也告與我一

頭半句我听：金鐘兒笑說道他今日要回太安去哩苗秃子將

舌頭一伸又鼻子裡哼了一声笑着說道好走手兒来人家為你

遠來送壽礼心上感激不迨老兩口子五更就起來忙亂到這會
兒纔收拾下些席麵專為酬謝你：反又說起走得話來了如玉
道我回去家裡有事办苗秃子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你非為別事
你不迨為何公子在這哩又低声向耳邊說道那何公子原來是
個肥手你該與金鐘兒幫襯纔好如玉道他賺錢不賺錢我不管
他我只以速走為上何苦在這里着眾人厭惡此句話還畧苗秃
子道不好這話連我也包含着哩金鐘兒听此一句畧畧的冷笑
了一面藉空兒出去听何公子去了可為嫖正是

織女于今為過河

牛郎此夜奈愁何

嫖場契友皆心變

咫尺炎涼恨倍多

第四十八回

听喧淫氣殺温如玉

恨訛笑怒打金鐘兒

且去听他白晝鬧風華淫声艷語愛牙氣殺冤家一曲琵琶

起干戈打罵相加郎今去也各天涯心上結深疤

右調珠沉渊

話說金鐘兒去后温如玉隨即穿衣服苗香道我與你要洗臉水

去少刺如玉到前边張華收拾行李鄭三家兩口子千說萬說留

住如玉又暗中囑咐金鐘兒在兩處都打照著休要冷淡了日交

忘八夫婦
老作用
如玉同眾人吃了早飯因昨夜熬了眼到后边困倦去

了睡至午間扒起來到前院一看一人也不見止有鄭三在南房

簷下坐着打呼原來苗喬等同何公子家丁們郊外遊玩去了陪又

家丁
忙殺如玉走入庭房正欲趨空兒與金鐘兒叙：雖情這下作奴才真：不

識進
退剛走到門前將簾子一掀見門閉閉仔細一聽裡面柔声嫩

語氣喘吁：的是雲雨光景如玉听到濃情處比晚間又更加儿

分难受心上和刀剗剗刺的一般天生此等下長出了一口氣走

到后院把桌子拍了儿下道氣殺氣殺靠着被褥一倒發起呆來

好半晌方說道總是我來的不是了與這老龟婆做的是什麼壽

忽見玉馨兒笑嘻嘻的走來說道大爺和誰說話哩情痴入魔人常獨語彼亦

不自知其然而然者如玉道我沒說什麼請坐罷玉馨兒道東房着人占了

大爺獨自在此不寂寞皆挑弄口語玉馨存心不堪如玉道也罷了玉馨兒

道他們都遊走去止有何公子在金妹子房裡睡免我頭前來

看大爺見大爺睡着了不敢驚動如玉道這何公子到你家有多

少時了玉馨兒道連今日十八天了如玉道不知他几時起身的問

沒身分玉馨兒微笑道這道倒不曉得妙答對又道他二人郎才女貌

水乳相投這離別的話也還說不起哩說他兩個極熱正是着如玉心冷如玉道

你與苗三爺久交他待你如何玉馨兒道我一生為人大爺也看

得出来誰疼愛我些兒誰是我的恩人中等妓女只因自己生得

醜陋不能中高貴人的眼這也是我命薄使然言二次動如玉道

把你算了醜人天下莫俊俏的了玉磬微：起唇笑道大爺何苦

玩弄我只是大爺到來金妹子無暇陪伴你到有工夫到教大爺

心上受了說不出得的委曲句：皆雜間話如玉道此番你妹子不

是先日的妹子把個人變心了我明日絕要早走永再不與他見

面他還有什麼法兒委曲我此答玉磬及玉磬免道曖曖的好大爺

怎麼把這斬頭瀝血的話都說出來了用激迫語恐日後再行我

妹子今年纔十九歲了到底有点孩子性將來何公子走了他急

五八

切裡也沒個如意的句：皆刀欲任人除了大爺再尋那個將來不絕為快如玉

冷笑道我這不是他的就近的毛房哩媒客為婦所棄若今日

不是你叔：嬌子再三苦留我此刻已走出有六七十里遠了二

人正叙說着忽听外面有人說笑玉罄兒道我且失陪罷恐苗禿

一直往前边去了少刻前边請吃飯大家齊到庭上只見鄭三家

老婆入來眼看着如玉向何公子說道承温大爺感甚情因我賤辰

補送礼物已經過分了又拿的有六七十兩良子的綉緞衣服此非

替如玉裝门面實為只是地下與温大爺磕頭罷亦無可用的東

西只是這一杯水酒少伸謝意又吩咐金鐘玉罄你兩個好好的

陪着多吃几杯免說罷出去了何公子道昨日小_弟的胡亂冒坐今日東家專敬温兄又有何說蕭麻子道今日不用推讓是温大爺的正位完他東家敬意何公子次坐后四人挨次坐下不多時盃碗珍品盃酌瓊漿極其豐盛陳設上來如玉存心專看金鐘免茶動見他磕了許多的瓜子仁免又剥了兩個元肉九免將瓜子仁都揀在上面不知甚麼時候已暗送與了何公子又見何公子將元肉同瓜子仁免浸在盃中慢_的咀嚼_{看何必}如玉甚是不平躊躇了一會苗秀見如玉形容不端_{被人看出神情}隨將如玉肩上拍了一把說道你不吃酒想算什麼_{偏他如王因金鐘與何公子}

白日過床訛刺道我想樂戶家婦女固是朝秦暮楚以賣巧迎奸

為能然其中也有個貴賤高低高貴的止知夜晚做事下賤的白

日裡還要和人打鎗與沒廉恥猪狗一般你看那猪狗不是青天

白日裡鬧麼此話不獨傷金鐘兒亦且傷何公子真蠢才也搵緣色慾各心信口直瀉欲不取辱亦何可得之有乎

金鐘兒听了知道午間的事彼如王听见此刻那話兒訛刺便回

答道猪狗們白日裡胡鬧雖是沒廉恥他倒的底还得了些定會惠有

那種得不上的猪狗在旁邊狂叫乱咬那樣沒廉恥更是难看蕭

麻子見他們言語相集談急的懔了金鐘兒一眼如玉耳面通紅

正要發作苗秃子大笑道要說起白日裡打鎗來我與玉姐那一

天沒有玉罄兒道你到少拿這臭屁壘送人我兒時和你打鎗來
苗禿道今日就有我若胡葬送你我就是鄭三的叔：何公子大
笑道這句話沒什麼便宜苗禿道我原知道不便宜且樂得與他
姐妹兩個做親爺玉罄兒道我只教你三哥：蕭麻子道你們沒
亂說听我說今日東家一片至誠心酌謝温大爺我們極談体贴
敬客的意思或歌或飲或說笑話兒共效嚮呼四字听來尽是
忘八的兒孫何
公子道此話甚是快取笙笛鼓板琵琶絃子來大家唱：衆人你
說我笑纔將如玉的火畧：壓下去此標瑞中原
談如此須臾俱各取來
放在桌上蕭麻子道我先告罪罷我要做個令官都要听我調遣

我四人皆行吃大盃金姐玉姐每遍斟三分我們都斟十分盃子
要轉着吃次第輪流每吃一盃唱一曲上首坐的催下首坐的乾
遲者罰一大杯你們以為何如苗秃道這個令倒也公道只是不
會唱的談怎麼蕭麻子道不會唱的吃兩盃免唱說罷者滿斟大
杯如玉道我的量小吃不動這大杯每次斟五分罷蕭麻子道這
話不行就如我也不是怎麼大量既行酒令就醉也說不的于是
大家都吃起來蕭麻子道令是我起的我就先唱一個罷金鐘兒
道我與你掃上琵琶蕭麻子道你彈上我到一句也弄不來了到
是這樣素唱為安說着頓開喉龍眼看着苗秃子唱道

寄生草

我愛你頭皮兒亮我愛你一抹兒光我愛你葫蘆棒在脖子上
我愛你東瓜又是西瓜樣我愛你綉毬灯兒少提梁我愛你安
眉戴眼所彈唱我愛你一毛兒不拔在嫖場上浪
衆人听了俱各鼓掌大笑苗忝著急道受不住了住了住了你們且是
住笑我也唱一個你們听：唱道

寄生草

你好似蓮蓬座你好似馬蜂窩你好似穿壞的鞋底繩頭兒落
你好似一個板瓦被虫鑽破你好似石榴皮子坑坎兒多你好

似臭羊肚兒反添逼你好似擦腳的淨石着人嫌唾

衆人也都大笑何公子道二位的曲子可謂工力悉敵都形容的
有点趣味蕭麻子道快與苗三爺斟起一大杯來苗禿子道為什
麼罰我蕭麻子道罰你個越次先唱我在你下首我是令官我唱
了就談何大爺何大爺唱後是金姐玉姐温大爺總輪着你：怎
麼就先唱起來到談你唱的時候那怕你唱十個二十個也不妨
只要你肚裡多若嫌你唱的多罰你就是我的不是子何公子道
令不可亂苗兄該吃這一盃蕭麻子立逼着苗禿吃了

即一吃酒
才惜苗禿

也受蕭
麻愚弄

蕭麻又道再與苗三爺斟起一大盃來

這一盃令人禿子
想不出原故

着忙道罰兩盃麼蕭麻子道頭一盃是罰你越次先唱第二盃是

罰你胡乱罵人苗秃子大嚷道這都是奇話难道說只許你唱着

罵我是正蕭麻子道我不是為你罵我你就罵我一千個也使得只

要你有罵只是這金姐臉上也有一兩個麻子原來為此你就罵也該

平和些兒怎麼必定是柘榴皮馬蜂窩羊肚子擦腳石罵的傷情

利害到這步田地金鐘免接了何公子係苗秃所急欲奉承者若

是玉姐有兒個麻子你斷不肯罵出來又將玉磬一比使金鐘免

粉面通紅道何如即此小頑苗這叫個窮遮不得富瞞不得我

這臉原也生的不光亮無怪乎苗三爺取笑我此謂移禍東吳之

計金鐘嫌說出矣

苗秃子听了恨不得长出一百个嘴来分辨也苦忙说道你休听

萧麻子那疤俞的话是疤还妙他是信口胡拉扯萧麻子大笑道金

姐你只听：越发放开口的骂起咱两个是疤俞的来了只将金

恶极苗秃子打了萧麻子两拳说道金姐你的麻子就和月有清

阴玉有血斑的一样的二句影他比喻到真是天地间秀气钟就的

灵窟大比喻的没样灵窟二字想的新音多几个儿不可少几个儿也不可没一

个儿更也不可着他作三层立论就是用凤啣珠蛇吐珠辟尘珠

玄鹤珠骧龙珠象罔珠如意珠照乘珠滚盘珠到看不出这秃如

作怪子一个：添补起来怎想到用珠也不如这样有碎窟小窝兜

的好看一句奇似一句審如是天下婦那里像向蕭麻子的面孔與

女無麻子者到是缺了吟

缺斷的藕根頭相似妙七大八小深淺的活怕死人果有這

樣克疤

亦頗蕭麻子道任憑你怎麼遮飾這盃酒總是要罰你的苗秃被

判日

逼不過只得將酒一氣飲乾說道罷我從今後連蕭麻子也不

敢叫你了我还只叫你的曰綽號罷何公子道蕭兄還有曰綽號

麼苗秃子道怎麼沒有他的曰綽號叫象皮龜衆人听了俱各大

笑以下該何公子唱了何公子將酒飲乾自己拿起鼓板來着他

跟隨的家人們吹上笙笛唱了陽告裡一支叨令曲文可做金

鐘兒反面

如至道何兄唱的抑揚頓挫直堪裂石停雲佩服佩服何公子道

小弟的崑腔不過有腔板而已究竟于歸拿字眼收放吞吐之妙

沒一點傳授與不會唱的門外人無異說出歸拿吞吐四字承兄

道譽益增甲顏次後金鐘兒唱了金鐘兒拿起琵琶玉磬兒彈上

絃子唱道

林梢月絃調

初相會可意郎也是奴三生幸你本是折桂客誤入章臺喜的

奴竟夜無眠真心兒敬愛你湏要体恤奴怀你湏要体恤奴怀

若看做殘花收柳豈不辜負了奴也天呀你教我一片血誠又

將誰堪待竟視如玉
如無物矣

蕭苗二人一齊叫好也不怕犯喉龍喊破

像他兩個

温如玉听了心中

恨罵道這淫婦奴才唱這種曲子他竟不管我臉上下得來下不

來金鐘兒唱罷玉磬兒接道琵琶將絃子遞與金鐘兒改了絃唱

道

桂枝香 絲絃調

如意郎情性豪俊俏風流塵寰中最少論門第督撫根苗論才

學李杜清高恨只恨和你無緣叙好常則願席上樽前淺斟低

唱相調謔一觀一個真一看一個飽雖然是鏡花水月权且將

悶解愁消

金玉兩入心中各有所愛然玉磬与如玉無一夜交情唱這樣曲詞亦大失身分矣

衆人也讚了声

好其未成可知必萬苗二人養喉嚨也

底下該温如玉唱了如玉道

我不唱罷衆人道却是為何如玉道我也欲唱几句崑腔一則有

何兄的珠玉在前二則小弟的曲子非一支半支所能完結誠恐

咕囁噪衆位衆人道多益善我們大家洗耳靜听如玉自己打起

鼓板放開喉嚨唱道

点絳唇

海内名家武陵流亞蕭條罷整日嗟呀困守在青蓮下

混江龍

俺言非誇大却九流三教尽通達論韜畧孫吳無分說風騷屈

宋有牙人笑俺揮金擲玉貧堪罵誰憐俺被騙逢劫命不佳俺
也曾赴棘闈含英吐華俺也曾入賭局牌闈散槌俺也曾學趙
勝門迎多士俺也曾做范公麥贈貧家俺也曾伴酸丁筆揮詩
賦俺也曾携少妓指撥琵琶俺也曾騎番馬飛鷹走狗俺也曾
醉燕市擊筑彈缺俺也曾效梨園塗硃傳粉俺也曾包娼婦贈
錦投紗俺也曾棲處子穴間竊玉俺也曾戲歌童庭後摘花俺
也曾拚金帛交欢仕宦俺也曾陳水陸味尽精華為什麼牡丹
花賣不上山桃價龜窩裡遭逢淫婦酒席上欺負窮爺
衆人俱各鼓掌道好金鐘兒笑道你既到這龜窩裡也就說不得

什麼窮爺富爺了請吃酒罷曲子不敢勞唱了如玉道酒到可以
不吃曲子到要唱哩又点起鼓板來唱道

油葫蘆

俺本是風月行一朶花又不禿又不麻

苗秃子笑向蕭麻子道听麼只用一句把我和你都填了詞了

錦被裡温存頗到家你織手兒搦道俺弓刀欄柳腰兒做道俺
旗鎗架枕頭花兩處翻綉鞋兒度拿快活時說多少知心話
恁如今片語亦無暇

蕭麻子道前儿句叙的甚是熱鬧後儿句叙的甚是可憐看來必

定這金姐有不是處

公道自
在人心

金鐘兒笑了一笑如玉又唱道

天下樂

你把全副精神伴着他學生待怎麼他是跌破的葫蘆嚼碎的

^西瓜^隄荒的你到口酥引的你這眼花須提防早晚別你把征鞍跨

何公子大笑道溫兄倚馬而成真是盛世奇才調笑的有趣之至

就是將小弟比做破葫蘆碎西瓜小弟心上也是快活不過

這娃
子極

有令養須知他
心上已怨極矣如玉又唱道

哪比令

你見服飾盛些亂紛：眼花遇郎君俏些艷津：口誇對寒儒

那些悶懣 懶答論銀錢讓 他多較本事誰行 大我甘心做破

釜殘車

何公子毫不介意只是哈：大笑拍手稱好不絕已怒不可解矣

人如玉又唱道

人鵲踏踏枝

你則會鬢堆鴉臉粒霞止知道迎新葉把眉眼風華他箇醉元

規傾翻玉笋則俺這渴相如不賜盃茶

何公子道相如之渴非文君不能解小弟今晚定須迴避不然亦

不成一元規矣說罷大笑笑其酷也如玉唱道

寄生草

對着俺誓真心背地裡偷人家日中天就罷門簾掛炕沿邊巧

不當鴛鴦架帳金鈎搖响千：下鬧淫声吁喘呼親達怎無良連

俺咳嗽都不怕

何公子听了笑的前仰後合不住口的称道奇文妙絕苗秃子道

怪道他今日鬼念打鎗的話說不想他是百憑據的金鐘兒笑道

你莫听他胡說他甚麼話兒編造不出来苗秃子道你喘吁着叫

親達也是個編造的連人家咳嗽都顧不得迴避了眾人都笑起

来蕭麻子道你們悄声兒他這曲兒做的甚有意思有趣味我

們要禁止喧嘩如玉又唱道

尾般

心癢痛難拿唱几句拈酸話您安可任性兒沉李浮瓜到而今

把俺做眼內疔痂是這般富貴窮涼新真似假拭目您那珠絲

情盡又網羅誰家

通首至尾
絕妙好詞

如玉唱完眾人俱各稱羨不已道這一篇醋曲撒在嫖場內真妙

不可言何公子道細听數支曲子宮商合拍即譜之梨園扮演成

戲亦未為不可又難得有這般敏才隨口即出安得不著人服殺

苗秃子道扮金姐的人到得一個好小旦不然也描寫不出他這

迎新棄旧的樣兒來

可見人皆有眼
金鐘實是不堪

金鐘兒道苗三爺也是這樣

說我竟是個相與不得

的人了
誠是我

我有一支曲請眾位听：蕭麻

道請吐妙音金鐘兒把琵琶上的絃都往高裡一起用越調高道

三煞雙調琥珀猫兒隆

四字囉：腔

你唱的是葫芦咤我听了肉也麻年紀又非十七八醋罈子久

該倒在東廂下說甚麼先有你來後有他將醫院公子抬身價

你可知花柳行愛的是温存重的是風華誰管你祖上的官兒

大一煞

何公子等听了俱不好意思笑蕭麻子搖着頭兒道這位金姐也

是個屬鷓鴣的有儿嘴兒鬧打哩金鐘兒唱道

自從他那晚住奴家你朝：暮：無休暇存的是醋溜心下的

是麻辣卦換頭兒盤碗上打指甲兒被褥上搥耳朶兒窺听人

說話对着奴冷笑熱諱背着奴鬼嚼神喳半夜裡喊天振地叫

張華夢魂中驚醒教人心怕

二煞

奴本是桃李春風牆外花百家姓上任意勾搭你若教我一心

一信守一人則除非將奴那話兒縫殺

三煞

金鐘兒却要唱下句當不得衆人大笑起來苗忝子道若將金姐
那話兒縫殺只怕兩位公子哭死笑活裡蕭麻子笑說道不妨不

妨只用你將帽兒脫去把腦袋輕觸字的一觸充管保紅門再破

蓮戶重開

八個字精妙絕倫緣蕭麻也是個秀才故道得出也

苗秃子恰要罵金鐘兒又唱道

從來說曰家子弟多文雅誰想有參差上品的凝神靜氣下流

的磨嘴粘牙

如玉因頭前有猪狗長知話已恨怒在心又听了那兩段早已十

分不快今听上品下流的話兒不由的心頭火起突亦問金鐘兒

道你把這上品下流的話兒與我講一講亂荒起矣金鐘兒道我一個

唱曲兒有什麼講究苗秃子笑道你這奴才着寔放肆罵的着寔

不識好歹是更金鐘兒道你到少要奴才長知的罵人如玉道你原

是娼婦家不識輕重的奴才也是罵我罵你奴才還是抬拳你哩金

鐘兒向眾人道人家吃醋都在心裡我沒見他這吃醋都吃在頭

臉上連羞恥通不迴避曰敬的蕭麻子道禁聲些兒你兩個雖然

是取笑休教何大爺的尊紀笑話金鐘兒又欲說不防如玉隔着

槓子就是一個嘴巴好打的打的金鐘兒星眸出火玉面生煙大叫

了一声說道你為什麼打我：還要這命做什麼說着掀翻了椅

子向如玉一頭撞來好利害蕭麻子從后抱住如玉趕上來又是一

個嘴巴更打好的打的金鐘兒大喊大叫如玉又揚拳打下苗秃子急

向金鐘兒面前一遮拳落在苗秃頭上帽兒墜地蕭麻子將金鐘

免抱入房裡去了苗秃子兩手揉着光頭說道好打好打百忙中

此趣鄭三家兩口子從後面兩步走一步跑來鄭三家老婆問玉

馨免道你妹子和誰鬧玉馨免不敢隱瞞說道適終被温大爺打

了一下萧大爺抱入東房去了鄭三家老婆笑說道好温大爺我

家女兒年青有不是處指駁他防備人家動手脚怎麼你老總動

起手脚來了豈不失雅道這色婦不查原由如玉氣的也回答不

出只听的金鐘免在房內大哭口裡也有些不乾不淨的話自然

可惡鄭三听的連忙拉了他老婆到房內教訓他閨女去了温如

玉走出街門啞唱着張華收拾行李苗秃隨後跟來如玉已急：

出堡去了正是

謳歌逆耳禍蕭牆

義海情山一旦忘

水溢藍橋應有會

兩人權且作參商

第四十九回

抱不平蕭麻訓妓女

打怨鼓金姐恨何郎

詞曰

一曲歌吹堪怒致令多情歸去訓妓語分明老龜精
這個郎君心忍臉上瑣銷脂粉兩下俱開交悔今朝

右詞一痕沙

且說溫如玉負氣出了試馬坡在堡門外等候車子行李苗香隨
后趕來說道你此刻往那裡去如玉道我回太安去苗香道你如
此須不好看如玉大怒道還有什麼不好看苗香子見他怒極也
不敢留了忙：的走回見張華同車夫走來苗香道你且不要出
堡我請蕭大爺去張華道三爺和我家大爺是何等交情像這些
事原不該幫誘他幫誘二字即或我大爺要做三爺還談苦功總是
今日鬧了亂荒走去正是好機會又請蕭大爺怎麼我不談說賣
了房的一千多兩良子已混去了大半混字又妙將來鬧到沒結果來
三爺心上何忍苗于嘆聲多矣張華可取：几句話說的苗香大睁着眼沒的

回答天下惟理字可以屈人說罷推車夫出堡去了苗秃討了沒趣走入鄭

三院內鄭三迎着問道去了沒有苗秃道車子纔出去我留他：

怒的了不得我只得回來鄭三道再煩三爺和蕭大爺去：就不

回來也好看此話亦通鄭三家老婆道罷囉有他也好過不了誰

沒他也餓不死人這是滿心以何金鐘兒在房內听了他母親如

此話連忙走出來說道怎麼還要煩人請他去是為他的嘴巴打

的不利害麼他原是死不堪沒見勢面的東西我又不是他的老

婆接了個何大爺他就像着他當了龜的一般此皆如玉不鄭三

罵道臭蹄子你還沒胡嚼麼何公子道金老你听我說你兩個

都有不是他在此道上太認真他也寔不善于調停到被這娃子說尽了

苗秃道這是公道平論蕭麻子道我肚中火已發脹想要說金姐

儿句恐怕何大爺起心事如今何大爺也批評詳你我竟要教訓你了

老当家你這娃子素日還是個聰明伶俐的人自接何大爺後便

糊塗了個了不得不是我替姓温的出氣正是指教你成人長看

自温大爺這一入門後你就待他與素常天地懸絕此後儿你看一

眼走一步說一句話都在我肚裡裝着老奸無不留心你只說你這几天

輕飄的还有点樣兒批我們旁观者尚看不過眼那温大爺他

又不是瞎子何况他素日待你只少着割股一節罵死如你还要

玉矣

嘴裡沒大沒小猪長狗短上品下流的亂吐你也不想一想他是

什麼人家的子弟你是什麼人家的女兒良賤相毆還要按律例

分個彼此問斷你只管一句不讓信口亂來可謂正言說論必定是蕭麻道得出若苗

禿則又瞻前顧後焉矣你若說姑老妹子有什麼大小你就把題目做到大

洋瓜瓜國裡去了這一層更敢的好然用瓜瓜國三字奇分明你遇着姓溫的嫖了

七八個月在你家花六七百兩連你家一頓體面酒席也沒有吃

過說的如今今日氣到至極纔伸出他那沒用的文雅手兒在你臉

上拍了兩下還惹的你家娘兒兩個七嘴八舌他原是善良人就

忍受而去假若我姓的蕭麻子一入門你達往後亭子裡一請我先就

咽不下去再看見你待何大爺那種趨時附勢棄日迎新的樣兒

也不用到今日午間只昨日後晌把你的大腸就踢成三段了語趣

你家這上下門窗裡外家伙也休想有一件整的我花過的六七

百兩都要一兩一兩的要下落到明日這時候還未必安頓下我

來此並非脫空揚大話他曾做的你再看：只用來兩個嫖客便

出如此大醜若再來七個八個勢必弄下人命連我們陪伴的都

要干連評眩的到這樣個武藝兒还要在省城左近充名妓到不

如吃你的豆兒稀粥去罷大批評了一番却用吃豆兒何公子笑

道金老宜永記此言這實是為你到盡頭話金鐘兒听了這一番

六〇四

言語恍然若失心上愧悔的無地自容急忙向蕭麻子拜謝道你
句：教誨的我無可分辨果然是我一萬分的不是了聰明人一
點便轉得
道只是可惜和我說的遲了蕭麻子大笑道這是你媽素日沒教
導你難道我做老鴰不成金鐘兒道我媽他止知道愛錢除此兩
字他还不如我裡哩眾人又都笑了金鐘兒又道功夫大了他此刻
恐走出一二里地去煩眾位爺走上一遭罷何公子道事由我起
我此刻就去苗秃子道大家都去來說罷一齊去了金鐘兒在所
屋裡等候鄭婆子道適纔蕭大爺話句：有理我那樣囑咐你着
你兩頭兒打照著休要失脫了口手兒不想果然金鐘兒一聲不

言語其不如回在房內想算道蕭麻子說我糊塗真是沒說錯了

何公子斷不能長久假如去後我又該尋誰又想温如玉素日的

恩情甚于夫婦怎我該是那樣的待他其不如今日蕭大爺說旁

現的人都看不過眼温大爺惱我喜新厭旧大怒而去若再着何

大爺疑心我是個沒良心的人豈不兩處都失了其不如又想起

今日換這兩個嘴已都是我自取我少罵他一句免他不但不好

意思的他也不忍心打我想到此處不由的淚珠兒紛滾下蕭

真如玉大功臣也此刺連打嘴已又想起蕭麻子頭前話說我這

兩日輕飄的沒樣兒此必是見我和何公子眉眼神情內麻的受不

得他緣說出來我寧不愧死羞死

其不如意五

又想着温如玉這一去

日後有來的時候也還罷了假若從此永別教玉馨兒也笑話我

反不如他待苗秃子始終如一兩個相交的長久

其不如意六

又想着

在這樂戶人家朝秦暮楚有何好處我看這何公子和我甚好今

晚與他說從良話他若肯做便完我終身結局正想算問猛听的

大門外有人說話入來又听的他媽問道想是不回來苗秃道已

奔出六七里去怎麼個趕法金鐘兒听了甚不爽快

其不如意七

少刻

眾人都坐在所中金鐘兒出走應酌苗秃道我們白跑了一遭你

也不必掛意金鐘兒道我若掛意他：還打我怎麼

此籠絡何公子語

鄭

三又整理酒飯衆人道早已醉而且飽倒快弄茶來吃罷酒更茶
至大家又議論了溫如玉一會起更時各自歸房何公子床事完
後金鐘兒道我承你抬奉已同宿了二十來天我有一句心上話
屢次要說我又怕你笑我何公子道我明白了可是為從良的話
不是這娃子真
有点聰明金鐘兒道你如何就先知道何公子笑道你且說
你的意見我听金鐘兒道我不幸生長樂戶人家做這等下賤事
你看今日間的還有個樣兒哩你若不嫌我醜陋把我收拾了去
與你鋪床疊被出離火坑也不枉我板高接貴這一点痴心說着
淚流滿面婦人掬拿男子全仗眼淚隨處皆然
只是說苦就有淚滴出真是奇絕何公子連忙用手

絹兒指抹說道此事我等之熟矣銀子一二千兩我還湊得出只

是我指日就要去山西我父家法最嚴問嘗一語差錯還要打罵

何況做這等事安敢妄為這娃子鬼話最大此金鐘兒听了與致

索然其不如又忍不住說道我不適用千兩上下良子即可從良

從良後你再稟知你父親那時生米已成熟飯不過罵你几句難

道要你的性命不成這一說也有些道理只何公子道要性命的

話是斷：沒有的金鐘兒是着他舍性命從良他便答只怕從良

後我父將你轉賣與人或賞家奴不惟無益于我到反害了你了

真是應答生風辭金能了不得了不得我何難暫時應許只是此心不忍欺你又是

送酒過二三年後再商恐失其歡心金鐘兒听了大失所望將淚

也白笑其又過了兩天鄭三夫婦因温如玉打脱何公子主僕

盤用甚重意思要使百把良兩托苗秃子道達何公子道這何用

他着急到那起身時自必破格與他此一催正鄭三好運氣鄭三

夫婦听了有破格與他的話于飲食茶飯分外豐滿精潔惟金鐘

兒逐日間雖強說強笑止覓得心上若有所失何公子既不能久

真是温如玉在一日何公子早間起來淨了面蕭苗二人赶着來

陪吃点心忽見他走出所屋在院中吩咐衆家人整頓行李鞍馬

即刻起身陡然要去金鐘兒听知大為驚異蕭苗二人亦測度不

出鄭三家兩口子跑入房內究問金鐘兒如何得罪下何公子此疑

亦在情理中連金鐘兒也解說不來遂一齊到所中試問原故何公子

道我連日為酒色所迷將天大事件忘辦今早總想起只得火速

起身刺不可緩金鐘兒道你就走也該前几天和我說声怎便如

此絕决想是我有不揀檢点處得罪下你何公子道你為我且得罪

下人尚有何得罪我處話明白情之至体蕭苗二人道我們強留七八天

何如何公子道便是七八個時辰也不敢從命金鐘兒道我留你

三天你好意思不與我留臉还是滿腔情愛情厚話何公子笑道我不是秦

安的温大爺好利害這娃子毫不沾滯竟是大有可為的人難之金鐘兒見他出語無情不

由的眼中落淚

非此哭別何公子是動念
如王也其不如意十

苗秃子道快看句金姐

哭了还忍心要去

此等話只可聳動如何公子那裡把這些話放
玉到此子不能行

何公子

入耳內只在一邊指揮家人收拾一切蕭麻子依聲向苗秃道這

個人了不得轉眼間只怕還有不在人情中的事要做出來說罷

只是搖頭

見一斑如
窺全豹矣

苗秃子依聲道他許過咱兩個隨他去任上

辦事這話問的問不的

像

蕭麻子冷笑道金鐘兒他尚視若無

物何況你我不必問

必竟他
明白此

苗秃道我便問也高不了他依不

了我蕭麻子緊拉着他：便到何公子前笑說道日前承雅愛許

小弟同蕭兄去山西一遊未知可着同行否何公子道此話我原

有的但須稟明家父依允後定差人來接苗杳掉轉頭將舌頭向

蕭麻一伸走回去了

傷臉無恥莫此為甚

鄭三家兩口子見他志念已決也

就不留他了只是一心等他給發良而金鐘兒又說道你就要走

且坐下吃了早飯去也不遲

金鐘兒于何公子要算始終情義不失

何公子只推做

不聽見向家人們說話

大是忍人

金鐘兒見他毫無顧戀又恨又氣向

東房去了少刺家人們都收拾完妥何公子丟了去嘴一個家人

從懷中取出一包良子來

係早預備便宜的就再住一二十多天也是這一包了事

遞與鄭三

鄭婆子問道是少刺鄭三掂了兩掂道不過十一二兩鄭婆子听

了心肺俱乍向鄭三道收不得又向何公子道這良子是賞厨子

賞打稊的

部簿十二兩
乃如此問妙

何公子道一摠都在內

答的更
老辣

鄭婆子道

大爺不要故意取笑我

又老他一句
代為問解

何公子道我取笑你怎麼

我完

一語
塞殺

鄭婆子作色道既不取笑這賬到要算：大爺主僕上下七

人驢馬九個一天早午點心茶飯以及牲口草料湏得五兩良子

盤用前後共住了二十五天談一百二十五兩如今拿出十二兩

來便說一摠都在內這個歸除算不來何公子道我月前還與道

三十兩鄭婆子道就算上那三十兩還差九十五兩我女兒支應

了二十五夜也想要白睡不成

話不堪聞可知入此
及者說不得省費

何公子笑道

世安有白睡人婦女之理我前後共與良四十二兩除去你女兒

二十五夜開發談存一十七兩筭茶飯并牲口草料足而又足鄭
婆子道你主僕上下每天大盤大碗不說猪羊只鴨子鷄兔也不
知傷了多少性命九個騾馬養在本村店中每天吃三斗六升生
料八九十斤草少喂一升饒二爺他們都不依我若天下與人豆
付白菜和小米子飯高糧粥吃牲口不喂料止喂草這十七兩良
子就合筭的來了將人和牲口吃用合筭惡極何公子道白菜豆付也是美味
你要用大盤大碗與我何涉此亦理屈詞窮之辨鄭婆子道听麼這到是我
與吃的不是了我女兒歷來每夜是二兩泰安的温大爺住七八
月只有多出從沒少與一天不過費我一半斤肉問蕭苗二位爺

便知我費鳳烹龍般的支應你家主僕怎麼將我女兒的開筵還

要從這四十二兩內扣除我們忘八家要像這樣打算只怕比大

爺家還富足此句：反問言富而何公子毫不介懷何公子大笑

道心上亦必像姓温的那樣嫖客我寔：學不來我也沒房可賣

他如何知道必係金鐘免挨鄭婆子道何大爺你老是公侯萬代

人家我們是當龜養漢人家作對句此罵真該死可惡之至只有

我們沾光處沒有我們倒貼處此話頗九這二十多天將家中大

小衣服典當一空都支應了酒席大爺是現任知府公子理談與

別的嫖客大不相同賞格從厚總是我又不談說便是個腳戶此好

喻到我們家住宿一夜除了盤用也要沾他八九百錢的光哩

公何

子雖省了幾個錢受如此等類話却也吃虧不小原不該嫖即嫖亦不必帶許多家人騾馬入樂戶家較如玉受辱于金鐘兒更不

值百何公子微笑道他怪不我和你這張必須到山東巡撫府堂

上一算方得明白嫖錢以勢利相壓更屬沒味鄭婆子道呵呀：巡撫也是人

見的我家都是老鼠胆兒你到休要嚇殺一兩個了其口如刀鋒利無比

麻子連：擺手道何大爺此番必定手素日後再來時何難照看

你休絮話了鄭婆子却待又說鄭三道殺了殺了言其罵何大爺

急的要起身你快到後面听早飯去罷說罷用手相推鄭婆子閃

過一邊何公子道我不吃早飯亦無面蕭麻子道既不吃就請罷

言吃矣

隨口透趕却也是何公子舉手告別不好題問蕭苗二人同玉啓

兒鄭三送出大門金鐘兒在東房炕上听得他媽和何公子爭論

氣的臉兒透黃

悔接鄭三嫖自
已枉用心情也

听得走了方纔出來靠著所屋門

框兒納悶只見蕭麻子在前苗秃子在後一边走一边走嘴裡亂說

道奇哉怪哉走的妙哉再不来哉好利害人哉蕭麻子罵道到是

你媽的秃耳朵哉苗秃子也罵道你媽的秃耳朵

真是八兩半玉
斤一對人物

磬兒在後面大笑金鐘兒听了也笑起来蕭麻子向金鐘兒道好

人兒也不送：情郎金鐘兒道你到不背與我罷平白裡接下個

一毛不拔的溢鬼真把人氣死還鬧情郎哩鄭婆子向蕭苗二人

把手一拍說道我家總是陪了夫人又折兵除沒沾光還倒貼了
二十多兩那裡說起鄭三道你也罵殺了且莫說賠二十兩便賠
二百兩他是甚麼人家我們氣上也下得來苗秃子道這個小忘
八蛋兜肚裏不知包藏着多少鬼詐一入門三天內就與了鄭老
漢三十兩我心裡還說不出一月就可以發八九百兩的財不想
這三十兩是個大帽子這却說得甚是被他這一帽子扣下去扣出猪羊
鷄鴨魚鱗海參燕窩魚翅蒸食炒食糖肉等物還有牲口吃的黑
豆兒黃豆兒水泡豆兒都一摠扣在帽子裡頭不但鄭三老漢一
家子連老把食勢蕭麻和我李生好俱在他扣中豈非怪事不想他

是個西番柿子中看不中吃的歪貨物比喻人那十二兩良子虧

他拿的出來還敢當與人蕭麻子道我活五十多歲不談說大話

只有我作弄人處從沒受人家個作弄被這小子想出個請我到

到知府衙裡辦事去只用這一句把我就作弄住了虧他說的出

臉的苗忒子道還有我哩眾人都笑了蕭麻子又道你們看他待

人是何等謙光奉勸是何等文雅性情是何等和平嫖金姐不即

不離是何等知趣一個二十歲的人把世情透露到這步田地我

心眼兒上都服他不意他是個洋漆馬桶外面光彩肚裡臭不可

聞罵人有如此妙譬講到錢字一字比我还沒見世面又虧他

真聞所未聞矣說的出我

素日就是有点含養的人他的含養真是我的祖師三婆子那一
頓反閤罵法他听了毫不動声色倒是他的家人我見一個面
紅耳赤有些受不得我只怕弄起事來這小廝有如此忍性若再
活十年又不知長多少見識走遍天下都是他的吃食戶免金鐘
免緊是氣憤听得你一句我一句把個何公子鄙薄的沒一點人
氣免其不如意不
可勝道矣從來婦人家性同流水此時想起何公子不但
不愛且心中厭惡他也向衆人說道我和他交往一場就為省几
個錢何至于不知我說話只裝听不見因此我終不送他真是天
地間最下的臉最恨心不過的人蕭麻子道溫大爺到不恨心你

在他身上又忒狠心也該有個報應免着金鐘免道你还敢題溫

大爺溫大爺將來不來我只和你要人惡的蕭麻子大笑道好壯

臉三字回金鐘免也笑道臉不壯怎麼做樂戶家人話亦答的溫

大爺硬是你打發去了蕭麻子道這都是奇話你彼時眼皮兒薄

有新人忘了曰人把個溫大爺艾涼的走了怎麼說到我身上金鐘

免道我年紀小識見短溫大爺來的那日你就談指教與我：那

裡還得罪下他蕭麻子道我不是神仙就知道你要迎新棄旧哩

且你那時恨不得將何公子吃在肚內就指教你：也願不得這

是笑話他真是与如到鄭婆子道果然蕭大爺想個法免將溫大爺

玉抱不平的功臣

請來緣好蕭麻子又大笑道你日前說有他也好過不了沒他也

窮不死誰映上如今又著我想法兒哩即以他說的話作敢鄭婆

子笑道這樣兩句話不過是隨口之言便四五天還死記在肚內

蕭麻子道閒話且少說你家大嫖客都走了留下苗老秃這小嫖

客难道就餓死他罷此又与苗秃子爭氣也是有力鎗話在內一半仍是為自己要吃借苗秃好開口耳也

鄭婆子道我去催飯去苗秃子趕出所院說道我們還要先吃点

心哩世安有此鄭婆子答應去了酒史茶食飯食陸續俱至男女

四人入坐同吃苗秃向蕭麻道你我酒要吃個二十分飽過了今

早再想吃這些滋味就一個字兒難兩個字兒不能對兩個妓女

只當說出何

你達亦金鐘兒道你休愁請了温大爺來我天：請你苗秃道你

至于此請我：又不吃酒和肉了我要吃你的嘴哩金鐘兒笑道等

請來着苗秃向蕭麻道你敢你他不敢蕭麻道有什麼不敢他將來不

與你嘴吃你吃上我的慷慨仗義毫一個就是了無作浪話妙西婦人都笑起

來正是

嫖場休把銀錢重

重了銀錢人不敬

試看情郎何士鶴

幫閒唾罵花娘恨

第五十回

傳情書幫閒學說客

入慾網痴子聽神龜

詞曰

把玩髮青絲綉履還重執整日相看未足時便忍使鴛鴦寂
契友傳書字神龜送吃食一番鼓惑一番迷休怪其車馬驅馳

右調眉峰碧

話說金鐘兒苗秃等吃罷早飯打襍的收去家伙送上茶來金鐘
兒道溫大爺話倒的該怎麼設處蕭麻子道此事非老秃不可苗
秃將舌一伸道听話他此番因我趨奉小何兒恼我入骨我還
愁沒臉兒見他你反說非我不可豈不是作弄我蕭麻子道你真
是初世為人不知骨竅你若着溫大爺喜欢你：除了金姐這條

緣索他總喜欢你，也待你必不及昔日。世情明透兼知如玉肺腑這件事必須

如此如此，我拿定有八分可引他來，我還得尋個善寫情書的人

打動他，又向金鐘兒耳邊說了幾句，金鐘兒滿面笑容，說道倒的

是你有妙想，頭像這樣做去，他十分有九分來了。苗禿道：你兩個

說密話，又用我又要瞞我：就去不成。蕭麻道：不瞞你：將來自

知又將鄭三叫來說明意見，鄭三辦理去了。過了兩天，鄭三僱了

車和苗禿一同起身到泰安，便住在苗禿家。次日早飯後，苗禿先

到如玉家來，再說溫如玉從試馬坡那日惹了氣，抱恨回泰安，沿

途動怒，不是罵張華無能，便嫌怨車夫不走正路，到了家中每日

問去盤打碗男：女：都是有不是的人。不能遷怒三字原是大矣

的沒一分道理且使被此責之人終不知因何事獲罪此等人止

可鄉居作威福于家奴佃戶并自己子侄斷不可入仕途一入仕

途輕則坏官重則首領不保緣他養成這種好遷怒在書房中想

脾胃故得禍最易也世之好遷怒者可不戒哉

一回金鐘兒素日情分想一回此番相待情形又想一回何公子

斷不能久住除了自己他急切間還尋不出個如意的人來此無作

恥打搥然這婦心狠他父母也丟不開我更無千頭萬緒心上無

一刻寧息害痴情病人又過了几天想到自己日月上心內著驚

道我如今止存着六七百良子連這房子算上不過千兩的家私

若再胡鬧盡了將來作何結局

逐日想：出点亮光來此亦不如

平日餘氣天心七日之驗

改邪歸正讀几句書明年是下科場的年頭或者中個奉再會個
進士與祖父爭点光亦未可限量如今這淫婦絕我至此安知不
是我交運的時候主意定了吩咐張華專管家中門戶買辦日用
東西韓思敬照看內裡米麵家器之類幾個家人媳婦收拾早午
飯食兩小厮伺候書房將三四個大些的了頭即刻托媒人作
合婚配还倒得了一百五六十兩身價就把這宗良子留做本年
的用度家存房價还有六百八十兩也添成七百兩整数交與他
日日掌櫃的王國士收在他鋪中使用月吃一分利錢可見人一
調度又打算着差張華去鄭三家要借良尋出几本文章來朝夕
起來

捧玩這日正看四書講章只听得小厮說道苗三爺來了如玉

漫下的下了炕為奉承何公子苗秃子已到房內先與如玉深

懶迎接也

的一揖如玉問道兒時來的苗秃道早間纔到兩人坐下苗秃看

了看見桌上放着朱子大全易經體註還有十來本文章苗秃子

笑道這些刑罰擺列出來做什麼詩書而名為刑罰如玉道閉戶

讀書苗秃道讀書固是好事閉戶可以不必又笑道你好人兒使

性兒就先回來了留下我與蕭麻子曰吃瞎屁如玉道你們吃

屁不吃屁我不管但是鄭三借了我八十兩良子你和蕭大哥是

保人談還我的了我如今是什麼時候兒欠人借負者想苗秃子

皆厭惡這兩句話

道你知道小何兒走了如玉要良子他說小何兒話若不聞者妙絕如玉道他走不走

與我何涉話頗有骨苗秃子道不想這小廝是個言清行濁外大內小

的人開手住了金鐘兒三夜便拿出三十兩良子賞鄭三誰想一

連住了二十五天主僕七人驀馬九個都是鄭三丈應臨起身止

拿出十二兩良子了事鄭老婆子反覆爭論誰想他没見勢面到

二百分被鄭婆子用反閑話罵了個狗血噴頭我和老蕭都替他

受不的不意這小廝大用忍性隨他怎麼罵他只是一文不加逼

到至極處便說出母雞下蛋的話來要去山東巡撫堂上算賬你

想鄭老婆子豈是怕這些話的人越發語言不遜起來一句甚是

一句蕭麻子怕鬧出是非再三開解纔放開他主僕去了你說這
豈不是個疼錢如命不要臉的個忘八羔兒且更有可笑處只為
省幾個錢連一句話也不敢和金姐說只怕金姐和他開口虧他
還是現任知府的公子小何兒前脚去后蕭麻子便把金姐指教
了一番又將指教的話前：後：詳細說了一遍如玉道到的這
蕭大哥還是個漢子我雖和他相交未久他还重點朋情背間說
几句抱不平的議論與那些轉眼忘息鷄腸鼠腹的小輩大不相
同竟是當面痛罵不留餘地地苗秃子將秃頭連：撓了幾下說道不好殺到我
學生問上來了毫無愧恥目今鄭三家兩口子氣的要死日：念誦

你的好處不絕金鐘兒也後悔的了不得如玉道那個忘命的也

有個後悔其如苗秃道言重言重他這几天一點飯也不吃如玉

道我不管他吃飯不吃飯鄰三借了我的八十兩良子我只和你

明白哩當日是你害的我着借與他唯字苗秃道我是個忠厚人

從不會替人說謊話金姐這几天良子任你娶金姐的這話他要說真今人沒法如玉道

我問你是良子此惟苗秃道我知講着他無深有川林

呵你且听我說金姐這几天眉頭不展眼淚盈腮天雖和我們

強說強笑究竟他心上挽着個大砣此句到也是實情非何公

如玉道他是為小何兒走了猶有餘苗秃道他若是為小何兒着

六二八

俺家大：小：都男盜女娼于此何至我活不到明日早間必如此說

著小：廝送上茶來苗秃子一氣飲乾他因忙急茶也必不熟或急欲潤喉所不得亦有之

連忙說道我前日晚上有四鼓時分出院外小便只听的他獨自

在房內短嘆長吁自己叫着自己罵道瞎眼瞎心的奴才一個活

地兒沒要成到把個心上人兒惹恼了結下不解的冤仇你素日

聰明伶俐那去了你賺的大良錢在那裡我又听的軟：的响了

兩声像個自己打嘴巴的光景此話拙極即真打人亦不信如玉大笑向兩個

小：廝道你們把苗秃子與我推出去直透兩個小廝听了便來

揪扭苗秃妙揪但苗秃笑着打開罵道走你媽的清秋露罷罵語如

玉道你也不想一想這蘇秦張儀陸賈隨何這個人豈是禿子

做的苗禿合掌道寬哉寬哉南無通靈顯聖孔雀明王大菩薩証引

的毫無干涉非你疑我與金鐘兒做說客我今後再不題他一字

苗禿道不出你兩個喜怒與我何干只是我起身時他還有几句话我也不敢

說了與你帶來一包物件囑咐我當面交與你說着從懷內取出

放在桌子上此即蕭蘇与金鐘兒自内話也如玉拿起來擲在地下道做做你到

不要穢污了我的經書吩咐小：廝燒了愈形小：廝拾起來真

個向火盆內一入苗禿極忙跳下地搥起笑罵道你家主僕們沒

一個識教兒的小：廝又笑着來奪苗禿子唾了一口說道燒了

他的不打緊着我那什麼臉去見他復又坐在炕上問如玉道你讀書是真心還是假意

問的奇亦不少此問

如玉笑道又說起禿話來了苗禿道若是假意讀書我

還來與你坐：若是真心讀書我休混了你的正務如玉道你莫管真假只要常來

已入彀中前怕冰釋矣

苗禿道我且去如玉道你吃了飯去罷苗禿道過日擾你如玉送了苗禿回

來把一個枕頭襯在身子旁边想着苗禿的話兒笑說道我原知道這淫婦沒了魚兒就想起蝦兒來了

滿心得意話

小何兒剛纔走後

就打發苗禿子來做說客我這不是那沒志氣的小子听人提調

哩反狀猛低頭見苗禿子帶來的那個包兒還在桌子底下放着

丸子鬼極其法亦妙笑道這喬奴才真是鬼詐百出他見我明白不肯收又

暗中留下了拿過那包兒一看有四寸大小用藍網子包着外面

又加針線縫銷揣了揣裡邊軟硬大小的東西都有如玉道我且

拆開一看了上鉤苗杏子又沒交付與我他問起時我只說不知道

將包兒拆開見裡面有字一封又有一個錦緞包兒一個紅帛包

兒如何有這許多包兒先打開紅帛包兒現看見是一縷青絲黑油：的有

小拇指頭粗細三尺多長髮根兒用紅絨線纏着寫其頭髮詳細如此那種

水桂之香陣：入鼻若着別人聞之不過有油味耳經如玉一聞自生香也這儿根頭髮到

也是這小奴才的親愛畢竟他的比旁人分外黑些未必又將錦包

兒打開裡面是一對真紅洋緞高底花鞋兒綉着粉白沒綠許多的
花兒在上面石青綠鴛鴦鎖口鸚鵡綠絳綢提根兒鎖口周圍

又壓着兩道金線看鞋底兒上微有些泥黑不過三寸長短又將鞋詳

寫信甚于頭髮見此物方是擒拿如玉如玉見了此物不由的淫
的籤票金鐘兒所言有九分來是也

心蕩樣意亂神迷坐起來住了不將這兩隻鞋兒不忍釋手的把玩

看了這一隻又拿起那一隻約有半個時辰方止緣其魂魄已鑽入鞋中出來最

費工夫總將字兒打開上寫道

妾以陋質承父母覆育十有九年喜怒去就惟妾所欲者亦十
有九年以故驕縱之性竟成習癖前叨惠手澤迄今掌印猶新

每晨起臨鏡未嘗不欲歎嘆悼深感知己教戒之至意世非郎
君亦誰肯不避嫌怨如斯爽直者惟是郎君抱恨而去妾又一
腔冤憤無可自明形迹之間屢招同行擬議而忌吾兩人素好
者方且出歌入咏暢快椰榆之不暇此非郎忍心辱妾皆因妾
青年冒昧恃愛所致耳自郎君別後常忽：若有所失星前月
下無不涕零枕畔魂冷亦多叙感咽離憂之思心境至此傷也
何如郎君司牧青樓匪朝伊夕凡吾輩姐妹每以得邀顧盼為
榮妾何人斯敢冀垂憐格外再續前緣然始亂之而終棄之恐
仁人君子亦不樂為也倘蒙鑒宥俯遂幽怀兒女之情寧僅欣

慰如謂遺簪覆水不堪抵蕙充蘭則蒸梨見逐咬寒求去者世
不乏人妾惟有灰此心斷此腸學叫夜子規做天地間第一愁
種已尔寄去微物一封藉鳴葵向臨顛神乱不知所云上

温大老爺憐我待罪妾金鐘兒搖尾外小詞一章敬呈電照

千人共見

之札
好

詞曰

錦紙裁篇寫意深愧恨無任一回提筆一愁吟悲淒滿空腸欲
斷淚盈襟儿多恩愛翻成怨無聊賴是而今密憑歸燕寄芳音
休冷落舊時心

右詞燕歸梁

如玉將書字與詞兒來回看了五六遍心中作念道這封情書必
是個久走花柳行人寫的字：中竅句：合拍無半句內麻話情
意亦頗懇切看罷又將那一隻鞋兒從新把玩了一番已大着方
將地下的書櫃開了收藏在裡面罪自此後連書也不讀了獨自
一個在房內就像有人同他說話的一般不知鬼嚼的是些什麼
西樓記云神鬼有儿日次日早苗秃又來向如玉道包兒內的東
与鬼相依正此態也西你一定都點驗過了已逆知其我只交送明白就是完妥如玉道
交送什麼東西苗秃子作鬼臉道你少裝神變鬼這間房裡左右
是你主僕們出入我昨日出門時放在你桌子底下难道你們都

是瞎子不成道出如玉道我寔沒見苗秃道我與你說正緊話你

若與那孩子絕情斷意可將原物還我好銷差若是可憐他点

痴心說不得王媒婆子還得我做如玉道我與那奴才永不見面

這是嘴唇皮上道出一句硬話苗秃子笑道咱們走着瞧罷如玉也笑了這一笑

正說着只見苗秃子家老漢同一個小厮提着一條火腿一

对板鴨又抱着一大盤吃食東西入來放在地下如玉看了看是

五六十個變蛋一罈糟鱒魚四包百花糕八小瓶兒雙粘酒貼着

紅帝簽兒如玉道你又何苦費這些心將忘八禮苗秃子道我寔

告訴你罷鄭老漢在我家中已住了兩天了這儿椽裝吃食東西是

他孝順你的恐怕你不收知道你和我是知己弟兄生死朋友托

我送與你：須嘗臉方好此臉苗禿亦在內如玉作色道快拿出去我家

中不存留龜物這一做作亦不可少者苗禿子大笑道怪不得金姐說你心

狠不想果然又以其人勤之你想句他遠路擔了來還有個擔回去的道

理麼你若不收我也不依臉好說罷做鬼臉殺鷄兒扯腿子忙亂下

一堆幫開伎倆不過如此如玉道我收下也無滋味你何苦強我所難苗禿

道我知道我的臉面小隨即往外飛跑不想鄭三早在大門外等

候苗禿領他到書房內鄭三扒在地下只是磕頭如玉扶起道有

話起來說鄭三起來站在一邊替金鐘兒請安苗禿和如玉都坐

下苗秃道以我看來不如著鄭老漢也坐下甚好苗秃不任婦如道理故宜

玉著小：廝在地下放了個坐兒教鄭三坐鄭三那裡肯坐謙虛

了好一會方纔用屁股尖兒斜坐在椅上頗合宜苗秃子道老人

家此等無庸議你知道麼我費了千言萬語你的禮物温大爺總

是不收鄭三慌忙跪下說道小的承大爺天高地厚的恩典就變

驢馬也報不過來這些須吃食東西不過是小的点宵心大爺留

下嘗人罷了若為小的女兒不識好歹他年青得罪下大爺小的

家兩口子又沒有得罪下大爺先開脫了自己後說女兒的話如玉道你起來老

嘴老臉的說了一會我收兩樣罷鄭三道剩下一樣也使不得大

爺不全收小的將這不值錢的老奴頭就搥碎在這地下了其語誠切

怨孽到這地位此亦没法不以苗秃道他不要命了你还不要怎麼如玉大笑

道罷了罷了我都收了罷隨叫張華收拾進去嘗老漢和那小廝

一百五十錢鄭三方纔起來坐在一邊如玉道你家的財神是儿

時起身的鄭三道大爺就是小的家財神應對此極佳此外還那裡有財

神他亦明知問何公子而故作不知真是神龜如玉道難道何公子还不是財神麼鄭

三道大爺不題他到罷了苗三爺也和大爺說過小的除一点光

兒沒沾將儿件衣服也都當的與他家主僕們吃了如今小的女

兒也瘦了好些只用一日和他媽嚷鬧說是害了他了比苗秃說打苗

已說何如這件事其實都是小的老婆招惹的罪歸老婆好苗禿道那

個說大話使小錢的屁精小廝還題他怎麼此皆不隨帶小廝

端入茶來三人吃畢鄭三道小的還有個下情要求大爺小的女

兒近日病的了不得前言瘦了好些此則這三四天茶飯一点也

不吃只是昏：沉：的睡覓心裡想要見大爺一面死也罷了這看

忘八比苗禿說小的臨起身還囑咐了許多淒涼話小的也不忍

心說何不一說隨即用手巾揩抹眼淚又哽咽作声道着小的來

意思必欲請大爺見：大闢之後驟言請去則請者去者皆難話

像哽咽聲苗禿子大驚道料看材我即日起身時見金姐臉就着寔

像極哈：

黃怎不說不意只三四天便病到這樣時候真是子弟無情紅顏

薄命說着揉手頓足不住的吁氣俗言什麼東西正是此卷別號如玉道明歲是

鄉試年我还要讀几句書這些事來：往：未免分心寔不能從

命鄭三又跪在地下作哭声說道小的並不是弄權圖套想大爺的

錢却是小的一生只有這個女兒安忍着他病死只求大爺今日

去見一面就明日回來也不妨如玉道你起來我過儿天自己去

也不用你請苗秃子將桌子一拍道温如玉寔是沒良心的人偏

沒良心三字青之奇如玉笑道這秃子放肆怎麼題名道姓起來苗秃道你

與金鐘兒雖是露水夫妻也要算同床共枕他目下病到這等時

候與你有什麼殺父的冤仇受者唯堪你必定如此推委你真是

欺君罔上的奸臣殺人放火的強盜毫無口亂道說罷將禿頭向窗

台上一枕兩眼緊閉只是在那裡搖頭此等形像筆畫不得泥塑

方可哈一人如玉大笑道這禿奴才不知口裡胡嚼的是什麼又是

鄭三跪着不起来他原是滿心滿意要去人從中斷他一句須得

拿：身分今見兩人如此作成忙笑向鄭三道你請起來請字太謙我

們大家相商鄭三道大爺要施恩此刻就請同行防反悔也苗禿

子跳起來道寔和你说罷救兵和救火一樣道人亂沒有三天五天

的耽擱鄭老人早已把車子僱下在我門前等到此時了此係早

定十二

分做法如王道就去也大家吃了飯着一語停安心上鄭三道

路上吃罷如玉不肯一边吩咐張華另僱一輛車子着他同鄭三

坐此去大非一边去内院苗杏跪出房叫住笑說道我知道你还

要帶儿兩銀子我有天大的臉面錢付下不去不過人只得求你救命王

菩薩暫借與我十兩下月清还這所有一說罷連指帶跪下去如

王笑着問道你要銀子做什麼湏寔說苗杏道你和我活老子一

般如玉再有此子越我活敢欺你半字只因奉承小何免陪伴他

便和玉磬姐前後住了三十多夜這却是分文未與臉上如何下

得來因此專懇你這心疼我的姑老竟無所如玉道等到試馬坡

你用上十兩罷可惜說着入內院去了苗秃四房來向鄭三道不是

我下這般身分他還未必依允人居當今之寺嫖客們比老鼠還

奸花儿個慙錢的到的要讓他你不看何公子的樣兒算做了個

什麼鄭三道多虧三爺作成我心上感謝不盡苗秃道什麼話你

就是我：就是你秃才与忘你多弄儿個錢我更喜歡自許乃尔

交評既与忘八合而兩人正說着如玉出來韓思敬在東西書房

為一錢自無分彼此內安放盃筷苗秃道依我說一同吃：罷今在兩處孩子們斟酒

放菜徒費奔波此言你貼東家並又鄭三道我就不吃飯也不敢

和爺們在一處飲食如玉道我已預備下兩桌了你就在那廂罷

鄭三出來到東房內酒史兩處都吃完飯張華也僱了車米要去
裡邊吃飯如玉道路上吃罷車夫等了半天了
已待矣不四人一齊
起身正是

婦
龜
多
計

幫
閒
出
力

八
臂
嫖
客

也
須
斷
氣